

国科大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8

总第卅六期

6

中国科学院大学编印
(内部资料免费交流)

“材料”是怎样炼成的
学术生涯的生与死

吾爱吾师
玉泉风物



封面人物：孙应飞

我的

2018

我是涂植鹏，
来北京上学，第一站故宫打卡！



我的生日恰逢国科大40周年校庆日，作为国科大记者团摄影记者，记录着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



我有幸担任了国科大摄影协会会长，国科大摄影部落首领，在课余给爱摄影的小伙伴们分享摄影经历和摄影技巧。

第一次跟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外出拍摄狮子座流星雨。



将欲 晓

文 | 徐竟然

一度非常不喜欢冬天。

太冷了，冷到一出门人得情不自禁地哆嗦几下，才能把端着的肩膀放下来。我，心里爱美行动上却格外诚实。11月就早早穿上秋裤，保温杯日日泡着红茶，别说光腿，就连露脚踝这样的人门级时尚行为都与我毫无关系。每当看到穿着清凉的女郎，我都会暗赞一声“真的勇士”，然后继续给自己套上巨厚的绒衣绒裤羽绒服，于是更显得臃肿和灰头土脸的。

不光人灰头土脸的，城市也是暗色的。

雾霾下的天空撞上拥堵时闪烁的一连串车尾灯，整个城市像一头蛰伏的巨大野兽，它眯缝着红色的眼睛，边舔舐着自己的灰色皮毛，边审视脚边行色匆匆的人，这些人通常在早晚组成密集连贯的人流，低头戴着口罩，在一块块发亮屏幕的指引下走入地下，不知经过几次转折与穿梭，吞吐而出在地图另一点。

但在冬天，人们的脚步也没春夏那么利落轻快。学生们自然是想着期末考，当整个学生时代被几场考试斩得七零八落后，工作的人边走边盘算着年终总结，眼光长远的已开始构思总结与2019年计划之间的起承转合，除此之外，还得惦记着年底快封账了，一切都在收尾。

我絮絮叨叨与友人念着冬天的处处不便和那种“一年到头”的颓丧之气，友人在香港读书，此时正穿着短袖在房间做习题吃冰。“打住，我跟你讲，我现在就很想冬天，热带没冬天啊，现在还开着空调，觉得夏天一点都没结束，有种离新年还很久的错觉，一点盼头都没有。”

一年到头。

前几日去一位师长家蹭饭，老师极温厚，一筷子熬黄鱼、一筷子腊肉豆角、一筷子醋溜白菜夹给我，说“什么季节就得吃什么季节的菜，这叫四时阴阳万物根本”。也许拿做菜来说，冬天是个该收汁儿的时候，汤汁浓稠这么一收，精华才都敛住了，喷香，于是起锅上桌，再来一盘。

下一个意料之外的喷香来自煎饼，煎饼摊由3位离退休中年男性共同运营，这是我从未见过的豪华阵容。他们手法极生疏地分别在磨绿豆、摊饼、炸油条，美其名曰“退休再创业，生活有奔头”。撒上葱花、香菜、黑白芝麻，刷酱，煎饼在锅子上被默默烘得焦香，快被冻木了的我们4个揣着手抱臂杵在马路一边，静默在冬天的夜里。几道亮眼的光束闪过煎饼车，仰头看去，对面高楼正在上演灯光秀，在短暂的漆黑里一个接一个循环。

冬天自有冬天的意义，当雾霾散去，北方的冬是极清冽的。只能接受璀璨绚烂却不能承受稍显松弛的间隙，本身就是一种缺憾。我想，冬天，是希望啊。❶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P04

封面人物

孙应飞 一次持续22年的随机事件



P10

我的2018

“材料”是怎样炼成的



明星社团

P39

做一个眼睛有光的人

卷首语

01 将欲晓

封面人物

04 孙应飞

一次持续22年的随机事件

我的2018

10 “材料”是怎样炼成的

16 学术生涯的生与死

我的2018年感悟

22 请回答2018

28 岁末是谁的岁末

33 2018没有故事

校园博客

38 科普的误区

明星社团

39 做一个眼睛有光的人

校园微博

44 两京散记

心灵驿站

46 失忆

玉泉轶事

48 玉泉风物 银杏与灵福寺的故事

校园微博
两京散记

P44



P52

留学生活
人间的希腊

留学生活

52 人间的希腊

大家书斋

58 熠熠闪光的珍珠

——读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

封面 孙应飞
封二封三 我的2018
中插 吾爱吾师
封底 日出东方

摄影/涂植鹏
摄影/阮伟南 涂植鹏 等
摄影/秦岭 陈剑争 等
摄影/涂植鹏



主 编: 马石庄

执行主编: 王秀全

责任编辑: 木 佳

编 印: 中国科学院大学

地 址: 北京玉泉路19号甲

邮 编: 100049

网 址: wwwucas.ac.cn

电 话: 010-88256727

传 真: 010-88256727

投稿邮箱: tougao@ucas.ac.cn

美术设计: 新艺传媒

承印单位: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京内资准字1117-L0017号

印刷数量: 5000册

发送范围

- ◎ 中国科学院各职能局, 各研究院、所
- ◎ 全国各高校及研究生院
- ◎ 国家科技、教育部门
- ◎ 中国科学院大学各单位、各部门

孙应飞

一次持续22年的 随机事件

文 | 徐竟然

孙应飞喜欢当老师，他说，个性使然，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分享出去是件幸福的事情。

当然，这个身量高大的男子汉也有害怕的东西，最害怕看到“底下学生的眼神呆住了，看起来就很茫然”，最高兴看到“学生的眼神活泛了，还能和我互动”。

孙应飞已经教学22年了，2018年10月，国科大校庆之际，他被授予“李佩教师奉献奖”。





在很多意料之外的场景，孙应飞这个名字还是和随机过程绑在一起。

比如打印店。

有随机过程（讲义）吗？

有，孙应飞的。

有孙应飞的讲义吗？

有，随机过程对吧。

以上两种对话屡见不鲜，多发于开学及考试前。打印店老板停下手头的活计，凑到电脑前，咔叽咔叽按动鼠标，从嵌套着的几个文件夹里找到《随机过程》的教学大纲，鼠标滚轮滑动几下，界面停留在“撰写人：孙应飞（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生点点头，表示就是这本。

一键打印，6章，253页，打印机轰鸣运转，纸张穿梭着，微厚的一沓接续印满铅字被吐出在打印机口。老板将讲义在桌子上连“磕”几下码齐、封胶、加皮、裁切、完成，递过来一本装订整齐的淡蓝色暗纹封皮讲义，全套动作行云流水到甚至纸张还在微微发烫。

不过老板并不认识孙应飞，即使他们在同一座校园里上班，很大可能曾擦肩而过，但这不影响《随

机过程》的畅销。

虚拟与现实

畅销不仅是在现实世界。

在互联网上检索“孙应飞”，可找到14900个相关结果。但个人信息寥寥，相关链接只有两条。一条是百度百科，内容只有三行。

第一行，孙应飞，男，汉族，职业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二行，研究领域：机器学习与模式识别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生物信息处理、基因调控网络；信息融合；信息安全。

第三行，教授课程：随机过程；随机过程在工程中的应用；系统辨识与自适应控制。

唯二的另一条是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电子电气与通信工程学院官网的教师介绍，相比百度百科多了的内容也只有联系方式。

非常低调，没有任何个人宣传。但孙应飞也不知道为什么每逢招生季自己的邮箱就“长出来”一封封学生的自荐信，像夏天疯长的草，已读一封还冒出来一封未读，这些简历都指向同一个诉求——

想当老师的学生。

也许是因为其余的14898条检索结果。

人们在若干讨论“随机过程谁讲得好”的问题里自发地回答出孙应飞的名字；各大文库、网站、贴吧、论坛流传着孙应飞的讲义、课件与习题解答；优酷、哔哩哔哩、网盘……不同网站源的标题是相似的——孙应飞《系统辨识》全39讲或孙应飞《随机过程》全43讲。

这像一个，人不在江湖，但江湖上还流传着他传说的现实演绎。

点开任意一个小窗视频，孙应飞或是手持教尺顺着公式推导的一个个等号在投影屏幕前踱步，他不断侧身以防自己被投影成一片黑影干扰学生的视线；又或是用粉笔在黑板上现场演示推导。

孙应飞的声音洪亮极具穿透性，似乎能穿透虚拟直达现实，让你觉得“下一秒要被提问了”，由于视频分辨率有限，他的面目并不清晰，但那种无法言说的使人信赖、感觉舒服的气质，每一个屏幕那端的人都可以从各自的青春回忆中找到对应的投影。

不同于基础教育带有统一性质的远程网课，高等教育意味着更多的可选择性，是否接受教育，接受何种教育，再具体一点，听什么课，听谁的课。

无数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带着渴望改变的心情在屏幕那端检索、浏览、选定，鼠标的敲击像一

场无声的投票，决定着同类课程的优胜劣汰，没那么好的课在不被选择中坠落，淹没成互联网海量信息的一星泡沫，而优胜者的唯一奖励，也仅仅是能将知识传播给更多的人。

黑夜与白昼的界限在视频网课中无法体现，但在现实世界里，孙应飞已经教学22年了，正如他最常讲授的“随机过程是依赖于时间参数 t 的一族随机变量”。

依赖于时间

时间像一个充满交叉小径的花园，站在一点看未来，未来有千万种变化的方式，每一种又不断分叉变化出其他可能。

对孙应飞来说也是如此，有很多机会，比如下海经商……

但任凭小径交叉，孙应飞只选了一条，直直地走下去。22年，他站在一方讲台上，面对着流水的年轻学生，像面对一整个世界。

“喜欢当老师，个性使然。”

“没什么为什么，难道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分享出去还不够令人快乐吗？”

习惯性的善意促使孙应飞再次开口“就好像你们记者问出来好问题，写出来好文章一样”。他习惯性带人对话者的身份来解答问题，就好像他常从学生的视角来审视自己的课程。

“即使相差一点，但学生不明白就说明老师讲得还不到位，学生对我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

孙应飞把科研中获得的新思路提炼分享给学生，比如在雷达信号设计时如何应用到随机过程的



知识。而学生也为他提供科研的灵感，“学生写论文时，甚至毕业几年后还会和我交流，他们某个地方卡住了、过不去了，我来帮他们推导一下，那也是我的收获。”

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前身）的缘分始于一小段讲采样定理的试课。

“面试时有院长、书记、办公室主任、两名正式老师，我讲了自己的科研经历和研究方向，回答了一些问题，最后还作了课程试讲，讲的信号与系统中的采样定理。”

2002年，孙应飞从清华大学博士后出站后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任教。“当时研究生院已经在实行‘三统一四结合’的办学方针，学生很多，学校很重视教师的引进，尤其是具备一定教学水平的教师，课上的不好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学术大师、年轻学者，大学里最重要的两种人才，纵然前者可以吸引聘请，但后者归根结底只能自己培育，年轻学者又分为两种，今天的学者与未来的学者，换言之，昨天的学生与今天的学生。而将“学生”与“学者”连接起来的，正是教学。

教学需要时间。

数学专业出身的孙应飞本科时曾学过教育学、心理学，“还学过教材教法，当时没意识到到底有什么用，但是日后实践起来回头看就明白了，课程如何设置、重点难点如何安排……”。

“培养新老师最好的方法就是实践锻炼，教师只有在讲课中才能提高自己，只要教师重视教学，肯花心血，都没问题，都能教好。”

孙应飞的课上总是出现“蚂蚁、坑、螃蟹”等意象，“因为学生的背景各有不

同，而纯讲数学肯定非常乏味，需要变换思路让学生听下去、学懂。”

3年过去了，曾听过孙应飞《应用随机分析》课程的中国政法大学成思危现代金融精英班学生程晴，再回忆起孙老师和课程来，虽然具体的轮廓已经模糊，具体的知识点也不能全部记清，但她脱口而出，“幽默、亲切、认真、有修养，虽然课程内容很难，不过听他讲真的不会很难。”

孙应飞是程晴整个本科生涯中唯二在结课后冲出去求合照的老师。

“结课时，大家一起找孙老师拍合影，我们会把孙老师的语录和照片转发到朋友圈。”和老师间如此亲近的场面多见于高中生，而在本科、硕士生身上却极其少见。

2018年，恰逢国科大40年校庆，为纪念我国早期回国专家、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外语系教授李佩先生，国科大决定设立国科大最高级别的教师奖项——“李佩教师奉献奖”。以激励广大教师向李佩先生学习，坚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立德树人，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学识修养教书育人。

2018年9月国科大启动了“李佩教师奉献奖”候选人的遴选推荐工作，共有22个学院（系）遴选推荐38名教师申报。国科大副校长、校教学委员会主任郭正堂院士主持召开了专家评审会。经过与会专家讨论评审，孙应飞榜上有名，获得“优秀教师奖”。

获奖评语是这样的：获奖者师德高尚、为人师表、热爱教学、乐于奉献，学术水平高，授课特色鲜明，教学效果显著，编写出版的教材或教学辅导书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部分教材被高校广泛使用。获



GUOKEDA

FENGMIAN
RENWU

封面

人物

奖教师的突出教学贡献受到与会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

概率是将过去的经验用于对未来的预测。

随机过程则是通过表面的偶然性描述出其必然的内在规律，并以概率的形式加以描述，换言之，从偶然中悟出必然。

偶然中的必然

学生与教师，科研与教学。这些词语相辅相成，排列组合成一道宏大命题的最优解。

高中时代的孙应飞就喜欢数学，和要好的同学找一些题目自己做，不懂的题互相讲讲。而“讲得好”的标准也正是高中时的数学老师奠定的，“一是要能讲明白，二是要能拓展，能深入。比如韦达定理 $aX^2+bX+C=0$ 的根与系数关系，不仅要讲明白二阶，还要能推广到三阶、n阶，以及它用于解决什么问题。”

一直怀着当老师的念头，孙应飞报考了北师大数学系，成为那年北师大数学系浙江省招生的五分之一。本科毕业后初登讲台，面对只比自己小4岁的学生们，他捏着教案的手微微湿润，觉得“诚惶诚恐、意义重大”。

在江南大学任教6年后，孙应飞决定继续深造求学。

硕士导师告诉他“做学生的三件事”，他也告诉自己的学生。“第一要坐得住，至少看书3个小时不起来；第二要能找到问题；第三是要尝试用一个合适的方法解决问题。”除此之外，孙应飞希望学生们要“性格开朗”——“因为科研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做出成果来没那么容易，需要付



GUOKEDA

FENGMIAN
RENWU



出努力，也可能需要很久。”

“要问自己的内心，究竟对科研感不感兴趣，不必为了读博而读博。”这是孙应飞常对学生们说的话。

而在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师从李衍达院士完成博士后工作时，李衍达的“宽严相济”又给了孙应飞新的启发。“首先是看问题要一针见血，如何发现问题，怎样把握研究热点，什么样的问题是值得探索和研究的。其次是学术上的，该严谨时严谨，该开放时又要敢于尝试。”

似乎每个人都曾听到过这句“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这样的论调在不断渲染夸大中重复成师生、家长乃至全社会的心照不宣，但却极少有人深思背后的



原因。

“这样的话我不会说。”

孙应飞在中科院研究生院的第一届学生早已毕业，有一位还成了新任杰青。而现在研究生开学的第一次课上，当孙应飞问出“没学过复变函数、积分变换的举手”，大片大片都是举起来的手，像挡在他心上的一片乌云。

再一深问，许多本科专业必修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生们只学过30个课时，囫圇吞枣学个半本，甚至连中心极限定理和大多数定理都不知道。

显而易见，学生的基础变差了。

面对这样的情景，孙应飞有一点黯然，但也来不及黯然太多，因为他要在研究生课程中把学生们本科缺失的知识点尽力多补一点。

“但这样的话我还是不会说。”

“我们那时候的学生更多在死读书，但现在的学生更活泼，脑筋转得快，给他们的选择变多了，同时诱惑也变多了。不是学生笨，学生都是好学生，只是学生所受的基础教育是被简化过的，课时消减、难题删掉……基础打得不扎实，这不仅是学生的问题。”孙应飞情不自禁地摊手。

孙应飞现在给国科大的研究生们讲授的《随机过程》与《系统辨识与自适应控制》分别有60、40个课时。2014年国科大迎来了自己的第一届本科生，大三下半时孙应飞教授他们《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我们要上80个学时，除课本，我还补充了一些有点难度的习题，这些补充习题多取自俄罗斯施利亚耶夫的习题集，考试也比较难，他们学的是真的蛮苦的，所以我们的本科生毕业出来，一般都没问题。”

这个身量高大的男子汉也有害怕的东西，最害怕看到“底下学生的眼神呆住了，看起来就很茫然”，最高兴看到“学生的眼神活泛了，还能和我互动”。

“只要学生们能学好，能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能在各自领域独当一面的人，我都会很有成就感，不过当然还是最希望学生们能成为科研工作者。”

12月，南方正是品茶听雪的好时节，但在北京窗外是光秃秃的，没有树叶，也没有雪。“来了很多年，已经习惯了。”孙应飞是浙江绍兴人，现在讲话还有些口音。

比如“二项分布”，他讲出来就变成了“爱上分布”。^④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摄影/李建霖 阮伟南 陈益航）



“木”才“木”料 是怎样炼成的

文 | 蒋程

2017年中国科学院大学材料学科
成功入选“一流”建设学科，

截至2018年11月的ESI排名，

中国科学院大学材料学科取得了国内第一，
全球第五的好成绩。



材料学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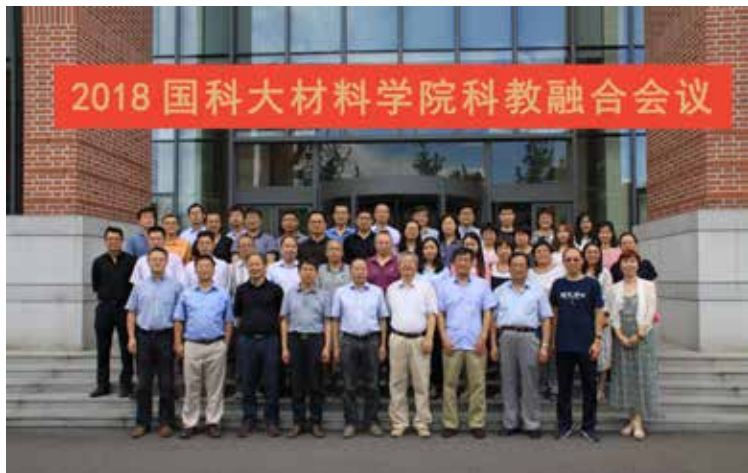
来一个个材料人在这间实验室里埋头苦干做实验的场景。实验室的科研助理高睿同学介绍道，“现在周末除了我们自己课题组学生的实验，很多联培和参加大创计划的学生也会过来做一些科研实验，有时还会有怀柔一中的几个高中生过来体验，所以实验室还是相当热闹，出的成果也比较多。”

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材料科学与光电技术学院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实验室，它们大多在近几年随着校区搬迁才逐渐完善，测试实验设备到现在也几近添置齐全，数千名博硕士研究生和近130名本科生在这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各种材料测试和科研数据获取工作。学院自2008年成立到现在时间不久，但是材料学院秉承国科大“科教融合、育人为本、协同创新、服务国家”的办学理念，近几年获得了飞速发展。2017年中国科学院大学材料学科成功入选“一流”建设学科，截至2018年11月的ESI排名，中国科学院大学材料学科取得了国内第一，全球第五的好成绩，这些大大小小的实验室里正在发展着世界一流的材料科学。

平凡不平淡，走过2018

2018年，是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入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第一年，博硕研究生招生、入学，第一届材料专业本科生毕业，新的岗位教师走上讲台，各个实验室不断涌现最新成果，这一年，和过去9年的每一年一样，是平凡的一年；双一流建设工作在这一年里全面开展、材

初走进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学园二的一间先进能源与功能材料实验室，不大的两个房间里密密麻麻的实验器材以一种理工科生特有的规律摆放地整整齐齐，颇给人一种惊艳之感。在大大小小的设备边的操作台稍显拥挤，进门就可见的公告小黑板上写满了加油打气的语句，让人禁不住联想起





材料学院刘向峰教授与学生交流

料学院科教融合会议召开、材料与光电研究中心成立、研究生教育实习与研究基地成立，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ESI全球排名从2017年5月的第47位上升到第5位，国际国内影响力大幅度提升，这一年，也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材料科学与光电技术学院的刘向峰教授在领导自己的先进能源与功能材料实验室团队的同时，也作为院长助理参与了部分学科建设方面的工作，自2012年回国参加国科大工作的他，谈起这一年的收获，感慨颇多，“2018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学院在科教融合、一流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按照教育部批复的双一流建设方案及专家评估意见，本年度学科建设中，组建了半导体材料与技术、光电材料与技术、能源材料与技术和材料表征技术等4个创新平台，以及材料计算和光学工程两个特色平台。在师资队伍建设中，组建了以43名专职教师、170多位岗位教师为核心，862名科教职人员构成的师资队伍。”

2018年5月，材料学院首届本科生毕业答辩在化学所姚建年院士、深圳先进所赵颖研究员、化学所曹安民研究员、材料学院屈小中教授共同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组织下得以顺利进行，首届本科毕业生凝聚着整个学院4年的心血。

“本科生们大多天资聪颖，学习态度端正，勤奋刻苦，第一届毕业生将近一半的同学成功申请到了去国外或香港地区一流大学深造的机会，其他同学基本留在了中科院各院所继续读研。尽管这4年里学校和全体老师为培养第一届本科生付出了很多，但是现在看着他们圆满毕业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心里还是感到很欣慰。”刘向峰教授和国科大其他本科生老师一起陪伴了第一届本科生4年的学习，2018，

是国科大和材料学院本科生教育收获的第一年。

刘向峰教授介绍道，在一流学科的建设过程中，材料科学与光电技术学院也迈出了坚实的脚步，2018年新一届的科教融合会议再次召开，对于推动学院教学、科研、管理工作提出了进一步的实质性建议，使科教融合工作始终贴近学生的科研实践，为社会提供优秀人才。半导体所副所长、材料学院副院长祝宁华教授更是在今年的会议中进一步提出，学院在今后工作中要着重促进各所教研室与材料学院本部在教学和科研的全面对接和合作，形成院所互通、人员互通的机制，促进科教融合工作取得更深层次的进展。同时，今年成立的材料与光电研究中心旨在进一步提高各参与单位及其所属教职员对学科建设的积极性和参与度，统筹使用学科建设经费，以加快推进我校一流学科的建设进度和保证我校一流学科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2018年，也是材料学院取得丰硕科研成果的一年，各研究院所在各自的领域内均取得了很多创新性成果，校部教师黄辉教授团队在三线态有机太阳能电池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刘向峰教授自己领导的先进能源与功能材料实验室在高比能锂空气电池关键材料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多突破。“和国外动辄几百年的学科历史相比，我们国科大才40年的发展历史，尤

其是我们材料学院，成立的时间比较晚，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的成绩非常不容易。此外，我们国家在材料研究方面与国际一流的差距也正在大幅缩小，这是一批批科研工作者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奋工作的结果。”刘向峰教授对于材料学科的进步一点也不意外，材料人的2018年，和他们走过的每一年一样，是平凡而不平淡的一年，材料科学与光电技术学院在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道路上稳步向前。

天高海阔，任君飞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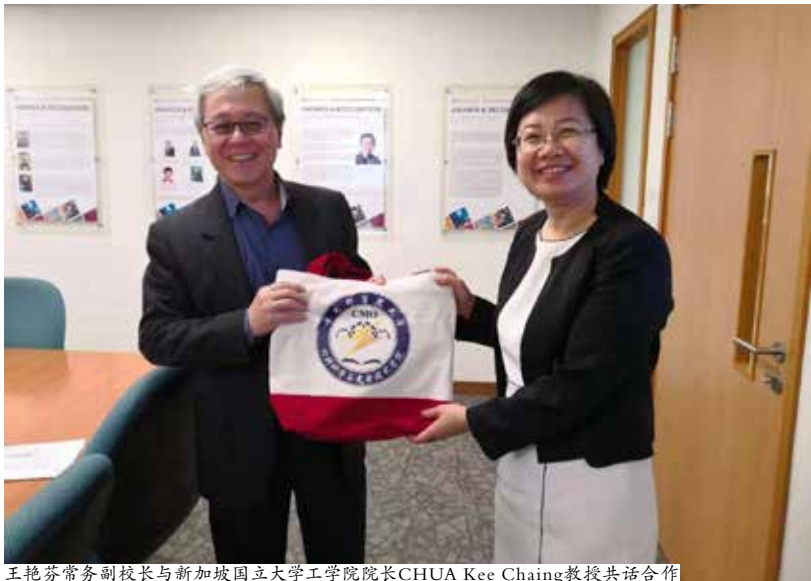
“用人单位对中国科学院大学出去的学生印象大多是踏实高效、沉稳干练的好形象，这跟学校和老师对我们的培养分不开。”2009级材料学院第一届研究生石彦超很怀念在国科大度过的6年时光，如今已经博士毕业3年，在航天科工集团第六研究院担任工程师的他回忆起在国科大接受的科研能力训练，印象颇深，“作为第一届学生，从玉泉路到雁栖湖，从最初没地方做测试到后来拥有完善设备的实验室，我自己是见证学校一步步完善成长的人。这个过程中一直不变的是学校高层次的培养水平，非常感谢学院的各位老师，尤其是我的两位导师，他们给了我良好的引导和培养，让我能够走向工作岗位，做好自己的专业工作。”石彦超表示，在国科大硕博期间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自己会有迷茫，但最终

材 料 学 科

还是感受到了成长，“学院想要让我们成为技术过硬、学术过硬、耐得住坐冷板凳的科研人，这正是材料学院毕业的学生实干的原因。”

石彦超的师弟李佳君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刚刚结束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工作，颇感轻松。“从2012年来到国科大到现在已经6年了，我所在的学科发展非常快，尤其是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后，学院的经费和研究生的工资都涨了一些，这些年实验室也不断完善，在小而精的实验室里，各项流程都很成熟，科研的目标很明确，效率很高。”即将离开学校去开展博士后研究的他，谈及学校对学生的培养，认为国科大的特点是注重对学生的动手能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刚上研究生的时候，导师给的课题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只能从文献中找经验，在课堂上学习基础知识。刚开始会走一些弯路，但是在导师的指导下，随着自己在学业上的基础知识积累和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一步步地提高，后来在工作时感觉轻松了很多。”在他看来，学院在培养学生勇于尝试、不怕失败，发挥自己的动手能力去解决问题的方面做得很成功，“学校里的实验设备使用环境很好，鼓励学生在掌握操作规范后大胆地使用，如果出问题导师会帮助解决，非常包容学生，所以我们能够做出很多不错



王艳芬常务副校长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工学院院长CHUA Kee Chaing教授共话合作



陈静总裁与陈广超副院长共同签署协议书

的成果。这些年在学校过得非常充实和舒服，很珍惜这里提供的单纯不功利的学术环境。”

2013年来到材料学院的高睿同学在2015年转博，今年夏天结束了自己在国科大的学生生涯，在等待2019年春天出国做博士后的间隙里，他继续留在先进能源与功能材料实验室做科研助理，“一方面留下是为了做完自己的锂空气电池相关的课题，还有很多值得深挖和完善的东西，另一方面是为了出国前，再好好带一下师弟们，希望能够在他们的实验上有一些帮助。”高睿在采访中详细地回顾了自己来材料学院后，学院实验室的变化和学校的巨大发展，自己在一步步科研道路前进的过程中，有了很大的收获，而他自己本人更是受到导师刘向峰教授以及其他同行老师的肯定，在锂空气电池领域做出了很不错的成果，他在国科大5年里，累计发表了近30篇论文，申请了多项发明专利，获得了包括中科院院长奖、国家研究生奖学金、桥口隆吉奖等诸多荣誉，5年的材料学院时光，高睿在自己的科研舞台上大放异彩，“读博就是要让自己所在领域的科研大圆上研究出一个新的小尖，然后通过一生的研究来把这个小尖慢慢拓展，最后扩大整个领域的学术半径。”

“我一直就对科研很有兴趣，大学毕业时人生的规划就是考研、读博，多做几站博士后，然后能够边当老师边做科研，现在看来是很不错的，自己正按照人生规划一步步走下去。能够来到国科大很幸运，这几年在学院的学习，培养了

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and 不怕困难的精神，也享受到了很好的资源，做了很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在国科大学习的这几年里，高睿一直有断断续续地去德国交流，开阔了他的眼界，增长了见识，最近他刚刚收到了来自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世界上做锂离子电池最强的实验室之一）的博士后offer（全球遴选的40个有资格参加面试的学生里，仅录取了高睿1名）。“其实去过国外才发现，国内的科研条件一点都不差，很多方面的设备甚至比国外要先进，但还是想去学习一下他们的科研思路和经验，看别人是如何在基础领域把问题研究透彻。他们（国外学校）也很喜欢国科大的学生过去，因为我们都很有勤奋，并且能够带去很多新的思想和idea，通过我们的努力有望解决很多科学问题。”在高睿看来，国科大材料科学与工程入选“一流”建设学科实至名归。

面向未来，面向2019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所年轻的学校和学院，在未来，还有更加漫长的道路要走，还有更多的科研难题需要攻关，也有更多的学生需要培养。

“未来，我们将充分把握好‘双一流’建设和怀柔科学城的发展机遇，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学科发展和师资队伍建设为重点，坚持科教融合体制，建设世界一流的材

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在材料结构与性能研究、能源材料、半导体材料与技术、光电材料与技术等数个方向成为全球著名的知识源头地,成为全球顶尖的教育中心。”刘向峰教授对材料学院的未来发展有着很深刻的认识。


学院将继续完善本科生教育体系,加强学生的认识实习和访学环节,在全国重点行业和欧美亚典型产业设立认识实习基地,启动中国台湾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申请本科生入学计划。落实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学生双选制,提高学生收入,建立毕业成果评价体系,鼓励原创工作、转化工作和应用工作。同时学院将继续进一步完善评价体制,不断提升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同时在科研方面,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学院将继续攻坚、凝练材料结构与性能研究、能源材料、半导体技术、光电技术等重点方向,积极参与怀柔科学城建设,积极拓展与航天工程、电力电子、新能源汽车等行业的产学研合作。

“在科教融合、育人为本、协同创新、服务国家的办学理念指导下,进一步深化科教融合体制,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培养出未来科研领域的领军人才,而事实也正在逐渐向社会证明,我们的培养是行之有效的,从国科大材料科学与光电技术学院出去的学生,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和博士生,都得到了国内外同行业的一致好评。”刘向峰教授对于学院的学生培养相当自信。在对于学生的期望方面,他也提出了一些个人观点,“首先,立德业为

材料科学

首,成才先做人,当代有志科研的学生首先要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其次,培养自己吃苦耐劳、肯钻研和勇于创新的精神;第三,还要做一个有担当、大格局的人,将个人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强大有机结合。”

2018年,是材料科学与光电技术学院平凡而不平淡的一年,有序推进的工作让它稳健地迈向世界一流的行列。有的人渴望来到这里,有的人正在这里的知识海洋探索前进的方向,创造一个更好的材料专业未来,有的人虽然不舍但也已经离开,带着对过往时光深深的怀念。这里是中国科学院大学材料科学与光电技术学院,这里承载着中国制造业的历史与未来,或许曾经黯淡,或许会有更加光辉的远方,但他们,从未停止前进。“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制造业永远不会消失与没落,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前途可期。”航天科工六院校友石彦超对学科前景发展带着一种坚定的乐观。

“做一名奋斗的国科大人,做一名永不言败的勇士。”正如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科大党委书记、校长,兼国科大材料学院院长李树深院士在共青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寄语,这也将时刻激励着每一位材料人在国科大“双一流”建设中不忘初心,深化科教融合,不断取得更好成绩!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摄影/刘朝阳 蒋程 阮伟南)



高睿在国外做实验

2018 感悟

学术生涯的生与死 我的2018年感悟

文 | 李纾

我，1956年出生；《心理学报》，1956年创刊。

今年是2018年，年初，我从《心理学报》前任主编张侃研究员手中接下第10任主编一职。我对自已说：冲着有缘与《心理学报》同年出生，我当用心办好这份国内心理学学科唯一的“权威”等级期刊。

年末，在中国心理学会第21届全国学术会议上，我又从中国

心理学会原理事长张侃研究员手中接过“中国心理学会会士”（英文对应称号为Fellow）证书。张侃研究员在2016年颁发上一批会士证书时说，中国心理学会会士是中国心理学会授予对中国心理学和中国心理学会的发展、建设有重大贡献的会员的最高荣誉称号。先前几批心理学会会士中已经谢世约10人（我的导师朱祖祥也在内）左右。

一旦证实自己确实加入了这个限额仅30名的会士俱乐部，“死亡”的联想便接踵而至。若无生与死的更替我是入不了门的。如果届时我不死，那就挡了他人的道，哪怕你不想死，也定会被后来人盼着（或等着）你早点死。何况今年学术界、心理学界死的人异常多，这叫我如何不想“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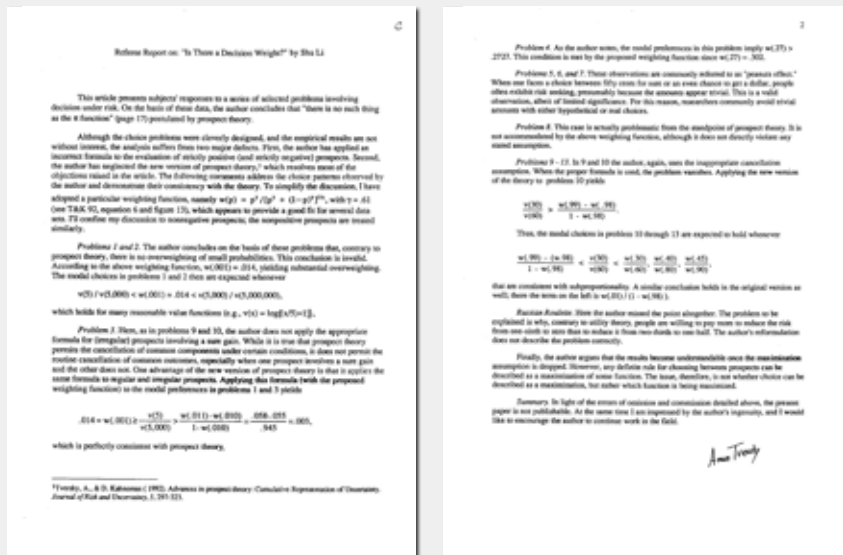


图1 Amos Tversky不匿名的审稿信

在中科院心理所北楼VIP会议室四周墙上悬挂着上世纪以降中国心理学家肖像（如潘菽、唐钺等），这些已作古的大家无一不是男性，而围绕会议桌开会的大多数是女性。想到自己是个男的还要早点死，又觉得还没做出什么事就要这么挂上墙了，心有不甘。夜深人静，回想自己学术生涯的“碳足迹”，觉得我这辈子做得最有激情的事仍然是吸引我步入行为决策生涯的研究。那是1982年的一天，翻开我父亲订阅的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编译的《科学》（Scientific American中文版）杂志，这年第5期刊登了一篇名为《偏好的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preferences）的文章，其中决策心理学的先驱Kahneman和Tversky介绍了他们一系列“反直觉”的研究成果。

从那个时刻，我认定了研究行为决策就是

我今世在人间“走一遭”该留下的印记。认准目标，内心欢喜。

Amos Tversky 1994年被提名诺贝尔奖，未果，1996年因皮肤癌去世。一生当感激他，没有他伟大的工作，就不会吸引我进入行为决策这么好玩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虽然一生未曾与他谋面，这辈子实际上是他带着我玩。

刚刚开始自己喜欢的学术生涯，死亡就形影不离地“伴随”着我。每每从心理学院的Matthews Building穿过生物医学图书馆去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图书馆主楼，就想到了死亡。因为那门口永远站立着一具骷髅。与我同一办公室3年的日本博士生中村多藻（Nakamura Tamo）曾对我说，她爱她母亲，在她母亲死后，她也要将她母亲制成与生物医学图书馆门口一模一样的骷髅放在家中。



图2 三代人的集合点 (meeting point): 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

死后, 我们的生物基因能传递下去吗? 早几年, 这个问题肯定会被自己骂为一个愚蠢 (stupid) 的问题。可是今年看了一部纪录片后, 我很认真地将其当作一个问题来问自己。纪录片叙说, 写出小说《简·爱》《呼啸山庄》《艾格妮斯·格雷》的勃朗特三姐妹作家, 出生和成长在英国北部约克郡哈沃斯的荒原上一幢用灰色石头砌成的孤零零的住宅。在这封闭得近乎原始的乡下, 却成就了英国文坛、甚至世界文坛上百年不遇的神话。然而, 这3位才华横溢的女性作家连同她们有文学天赋的唯一的兄弟勃兰威尔都英年早逝, 都没有子嗣, 都没能将自己优秀的生物基因遗传下去。整个家族的基因断得干干净净。我着急自问: 上天灭谁不好, 为什么冥冥中偏要灭了这一门这么难得一现的家族? 这个世界究竟让何种生物基因

存活才是天理?

我又想到, 我的父亲共有7个兄弟姐妹, 最大的2个是姐姐, 她们应当是优秀的。但这2个姐姐也都英年早逝在法国, 都没有子嗣。大姐还曾是居里夫人的学生, 现默默地躺在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 陪伴她左右的竟然有一位标记着斧头镰刀的人 (被法共开除的第四国际领导人皮埃尔·弗朗克)。

我能幸免吗? 在夜深人静时我越想越怕。

如果生物基因传不下去, 思想基因能往下传吗? 在UNSW图书馆, 静静躺着长长一排《心理学评论》(Psychological Review), 《组织行为与人类决策过程》(OBHDP) 等创刊以来的所有期卷。即使创纪录的Amos Tversky, 在这其中也只不过占据着薄薄几页, 几十页或百来页的位置。

粗粗算一下，我算是在《实验心理学：总论》(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行为决策期刊》(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组织行为与人类决策过程》(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大脑皮层》(Cerebral Cortex)、《心理学报》等中外期刊发表过200余篇学术论文。身后会有人去图书馆翻开满是尘埃的期刊？我想应该不会，因为我在UNSW图书馆摆放实验心理学期刊的书架前，3年里从来就没有邂逅过其他人。我自己的学生都懒得看我写的书。

如今回想起，Ward Edwards给我的信中曾说，文章一经发表，即如同进入坟墓。Ward Edwards是我博士论文的校外评阅人，是在密歇根大学教过Amos Tversky的老师。当时年少轻狂，不解亦不认同其意，直到现在才明白他说这话的意思。

今年参加北京大学心理学院的学生答辩，我遇到了一位特殊的人，Ward Edwards的徒孙—陈志琴博士。作为“行为决策理论之父”(Father of Behavioral Decision Theory)，Ward Edwards的学术声誉如日中天。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2006年)，人们特将Edwards于1962年创办的“贝叶斯定理研究会”易名为“爱德华贝叶斯定理研究会”(Edwards Bayesian Research Conference)。然而，与陈志琴博士闲聊，得知他生前没少郁闷，一是学生Tversky发展的预期理论(prospect theory)的概率权重函数套用了他提出的主观概率(subjective

probabilities)这一概念，但并没有郑重提及；二是他的学术生命似乎没有得以很好延续，在南加州大学传他衣钵的后辈们个个难以望其项背。

聪明人的生物基因传不下去，聪明人的思想基因也不见得能传下去。“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那本身就是不可复制的绝唱。那么，如何能使自己的研究有生命，用大白话问：如何使自己做的东西还有人看？

带着这个疑惑环顾左右，我找不到答案，或者说不知道正确的答案是什么。以下所想到的，都不算直接回答了这个大白话问题：

首先，尽人事、听天命。在对的时候，遇到对的人，做对的事——当心存感恩；在错的时候，遇到错的人，做错的事——不要否定自己。

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一老教授在解放前翻译一本小拇指厚的书，其稿酬就够在杭州买一幢别墅；而生在解放后的我，写了一辈子的paper，在北半球的北京只能住朝北、在南半球的悉尼只能住朝南的房子，朝向都全了，就是都反了。

2018年年初去河内参加首届东南亚地区心理学会议，从急着学行话与外界交流的越南心理学者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人(或即是我)在80年代的影子。在历史长河的短短二三十年，我便经历了由低谷(苦苦申请国际学生奖学金未果，靠妻子车衣交学费)上高处(能给欧美教授资助；国内教职收入可媲美欧美国家的同行)的渐好跨期序列。这辈子不用体验与之相反的渐坏跨期序列，我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其次，尽人事时，一定要过自己心里这

2018感悟

一关。曾和自己的学生们交流，千万不要迷信牛人、专家。再优美的公理、再诱人的效应，都需在自己心底过一遍。问问自己到底是怎么作出选择的？

禅宗六祖惠能初临法性寺(今光孝寺)，值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此即为经典的“风幡论辩”。惠能大师感觉自己内心的真实而言中了千年之后风险决策理论的发展走向。

人类对风险决策理论的系统探究始于数学家Blaise Pascal和Pierre de

Fermat (1670)对“是否信上帝”的“帕斯卡赌注”问题的研究，二人首次将“不确定性决策”系统、公式化地上升为理论——期望价值(Expected Value, EV)理论： $EV = \sum_{i=1}^n p_i x_i$ 。迫于数学的期望价值测不准行为，后人陆续将该理论的客观事件 x_i 修正成主观效用 $u(x_i)$ ，将客观概率 p_i 修正成主观权重 $w(p_i)$ 。期望价值理论也随之演变为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EU) (Bernoulli, 1738)、主观期望效用理论(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y, SEU) (Edwards, 1954, 1955)、直至 $WU = \sum w(p_i) u(x_i)$ 之类或者更复杂的累积预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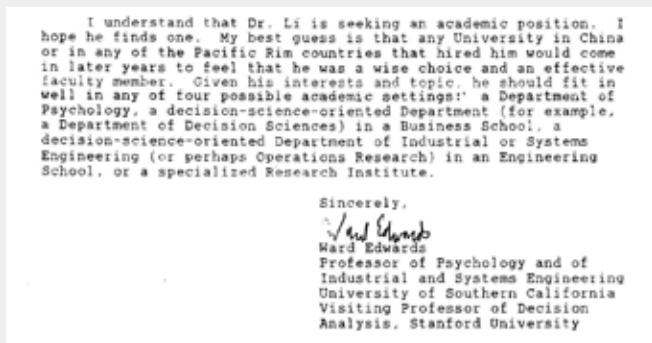


图3 Ward Edwards手写信封。24年前他猜Pacific Rim(环太平洋圈)的学会会容下我，24年后我感叹我竟当了Journal of Pacific Rim Psychology的副主编。

论 (Tversky & Kahneman, 1992)。这个理论的演变过程活脱就是一个不断将“风动”或“幡动”(客观事实)修正到“心动”(主观感受)的发展过程。

好在是,我决计不相信我这个猪脑能算出 $WU = \sum w(p_i)u(x_i)$ 之类这么复杂的结果,从而才看出预期理论的破绽(point),才能提出一个极简的“齐当别”决策模型。



图5 禅宗六祖慧能风幡之争处,六祖不腐肉身若听到我这么歪批风险决策理论,当拈草微笑。



图4 最怀念UNSW这株底朝天(upside down)的死树,那时真以为我的研究能将预期理论掀个四脚朝天。如今死树不在,我心亦死了。

最后(更跑题),在选择入行,就开始想,我做的东西会有什么用。不要等到了快退休的年龄才操心。当我与我课题组的研究生一般年轻时,我整天担心的是能否将文章发在一个好期刊上;当我与我课题组的年轻教授同龄时,我整天担心的是能否申请到研究基金;当我到了退休的年纪时,我整天担心的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研究到底有什么用。

啰里啰嗦写了这么多废话,其实都是答非所问。以听来的一小故事打住结尾:有人在读到一本图书馆借书的最后一页时,蓦然发现作者留言:第一位读到此处者可获N财富,而这本书已躺在图书馆N年了。故,若我死后还真有一个人翻出本文来看,我就凭空赚足了。📖

作者简介 ABOUT THE AUTHOR



李纾 博士(新南威尔士大学)

- 《心理学报》主编
- 中国心理学会会士,中国心理学会决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创会主任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暨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
- 第三十届国际应用心理学大会(ICAP 2022)学术委员会主任

请回答 2018

文 | 马赫



摄影/涂植鹏

记忆真的很神奇,有些事你以为早就过去,但是却已经深刻进生命里;有些人你以为不会相遇,却一头跌进你的命运;有些日子你以为只是漫漫时光中毫不起眼的一天,人生却从此改变。时光洪流奔流向前,裹挟巨浪,从不停歇。万年历顺着时间序列的法则,时光齿轮旋转至2018,嘀嗒的钟声不紧不慢地叩问人们的心灵:在这一年里,你是个勇敢的人吗?成为最好的自己了吗?你为梦想流过汗吗?小目标实现了吗?去到想去的地方了吗?找到喜欢的人了吗?你的回忆闪闪发光吗?你会有遗憾吗?后悔过吗?想家吗?闭上眼听岁末的风吹过的声音,听听那些散落在风中的,关于2018年的故事——

请记住2018,请回答2018。

请回答
2018



许哲平·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副研究员

2018年,国家科研成果频发,激励着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迎头前进,参与到国家的前沿科技工作中。科研工作大多时候是一项以个体为主的创造性工作,在这其中需要有健康豁达的身心,在高压之下依然能乐于享受枯燥平凡的日复一日。对于小我来说,2018年新完成了一些项目,技术和认知又有了新的提高和修正,开了几次会,交了一些新朋友,认识了一些新的同学,小朋友长大了一岁,老人又老了一岁。我做了自己该做的事,这样的2018,接近日常却重要非凡。

2019年,无疑会是激荡的一年,目前的科学研究需要一些基础性工作的突破,这鞭策着我们青年科研工作者不断充实自己,学习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为国之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泼墨属于自己的七彩芳华。

蔡江平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博士后

2018年对于我来说是汲取养分默默蓄力的一年，也是厚积薄发迅速成长的一年。自从来到中科院植物所做博士后研究，我慢慢找到了真正想深入研究的科研方向，进一步激发了我的科研热情。此外，今年有幸申请到了国家青年基金和博士后基金，我的科研思路得到了肯定，这让我更加坚定了继续做科研的决心。

新的一年即将来临，我希望自己能够学习到更多，也衷心祝愿各位立志科研的同仁能坚守本心，得其所愿！加油！

孙振宇 · 中国科学院大学物理科学学院2018级直博士生（培养单位：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转眼间，2018年已接近尾声。我带着在兰州大学丰富而充实的回忆，来到中国科学院雁栖湖畔开始自己的研究生之旅。2018年是推开科学大门的一年，在导师的指导下，我参与的“君政项目”顺利结项，平生第一篇论文见刊；2018年是拥抱自然的一年，我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好河山，和好友一道走遍西北，领略这片土地的神秘和美丽；2018年是愿把重任扛在肩上的一



蔡江平



孙振宇



刘斌（左为刘斌，右为其女友）



梁文青

年，我进一步深入固体物理的世界，从毕业实践到攻读新的课程，新一轮的探索和尝试开始了。

我的生活总是按部就班地运行着，我的未来还有许多年，感恩2018，2019加油！

何骁 · 中国科学院大学化学科学学院2018级直博士生（培养单位：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幸运的2018，肯付出努力的人往往总有好运相伴。不敢妄称自己聪颖，但是努力总归没有错，我来到



何骁



包皓文

国科大学习，梦想成真，并且很荣幸地成为化学科学学院学生会主席。时光不负有心人，想变好就要脚踏实地。在2018年，我拿到了大学生数学竞赛全国一等奖、北京市大学生物理竞赛第一名和美赛M奖，如果说这些荣誉能让人获得短暂的自我肯定，那么与性格各异的人打交道，“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不断自我否定，自我突破，就是我需要研读一生的课程。

在雁栖湖的这一年是我学生生涯的最后一年，别忘了留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浪漫，看一些书、走一些路、学跳舞、学摄影，理科生也应该有丰富多彩的人生。看看迫不及待到来的2019，我希望，新一年能够遇到更多有趣的朋友，做更多有趣的事，成为更加有趣的人。

刘斌·中国科学院大学光电学院2018级直博生（培养单位：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2018年，收获满满，受益良多。梦想的种子在心底开出花，文章见刊、专利授权，我来到研究所进行了为期8个月的实习工作，这8个月让我对科学有了更深的认识，看到老师前辈和师兄师姐的辛苦付出，我更坚定了自己的科研梦。来到国科大，在离科学最近的地方自由地呼吸，努力地搞科研。此时

请回答
2018

的我，不再犹豫。当然，生活不该被机械和仪器填满，有一个人一直是我生命里存在的小确幸——2018年是我和女友走过的第七个年头，往后余生，她是我的动力，也是我全部的温柔。

2019是希望与挑战并存的一年：新的研究方向，新的环境，新的生活。诚愿年年如一，不忘初心。

梁文青·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2018级直博生（培养单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亲爱的2018，我想对你认真地说一句“谢谢”。这一年，我经历了瑞典的留学生活，撞见了世界更多的精彩和可能性；我告别了厦大的恩师挚友，给4年青春画了一个仪式感的句号；我满怀期待进入国科大，遇见了一群可爱的朋友，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航程。

可爱的2019啊，我对你轻道一声“你好”。历经时光的洗礼，希望自己能以一种更加自信、稳重、成熟的姿态面对生活，爱自己和身边的人，在未来的岁月里勇敢绽放。

包皓文·中国科学院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2018，这一年我大学毕业，在国科大读本科的4年里，我认识了一群好兄弟，也得到了很多老师、师长的帮助。这一年我步入研究生生活，在国科大继续学习、科研，何其之幸能够交到这么多朋友，真诚的感谢陪伴在我身边的好朋友们。这一年没什么可后悔的事情，倒是有一些遗憾，就等以后再弥补吧。2019，愿我们一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蒋程·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

2018年，拔掉了之前立下的flag，考研、毕业、旅行都在这一年完成，人生走向了一个新开始；2018年，去了很多地方，走遍整个西北，从成都到了北京，见到了一个更大的祖国；2018年，在新学校开始了新学科的学习，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我对生活有了新



蒋程



易春晓

请回答
2018

的认识。2018年，我22岁，感谢一路陪伴的朋友和家人，生活始终明媚，一路向前，未来可期。

易春晓·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8级硕士研究生

2017年年末进入考研考场时的踌躇满志和焦虑紧张还历历在目，2018年就已经翻到了日历的最后几

页。感谢整个2018年，给了我“自我救赎”和“蜕变”的良机。考研的成功和几个月的社会实践，让我逐步克服了自己的软弱和拖延，性格几经磨砺，逐渐有了些样子，内心也开始变得强大起来。9月，我满怀期待进入国科大，这里的同学都身手不凡，既优秀又肯下功夫，近朱者赤，与他们一起在雁栖湖度过这几个月的时光，我也愿意再努力一点，与鸿儒为伍，变成一个更加优秀的易春晓。

告别闹市，在学术的天空中思索、前进，我喜欢这样单纯的日子。珍惜年华，珍惜2019，希望在即将到来的这一年，细致雕琢，创造一个不可思议的自己！

姜源·中国科学院大学2015级生物科学专业本科生

2018，我经历了人生道路分叉口的徘徊，作出了很重要的决定，明白了很重要的道理，感恩老天让如此多天使降临我的生命。

2019，也请我对我好一点哦！

徐浩清·中国科学院大学2015级材料工程专业本科生

2018上半年，我们2015级本科生一行14人访学KTH（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在异国他乡迎来祖国的农历新年。除夕夜，我们在斯德哥尔摩的寒冬里煎炒烹炸一大桌年夜饭，举杯共饮，辞旧迎新。推杯换盏间，仿佛忘记自己身处遥远而陌生的北欧，拥挤热闹的宿舍里竟有了家的感觉。感谢有你，我的同学们！未来，我们一起努力！🇨🇳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摄影/朱迪 涂植鹏 马赫 侯佳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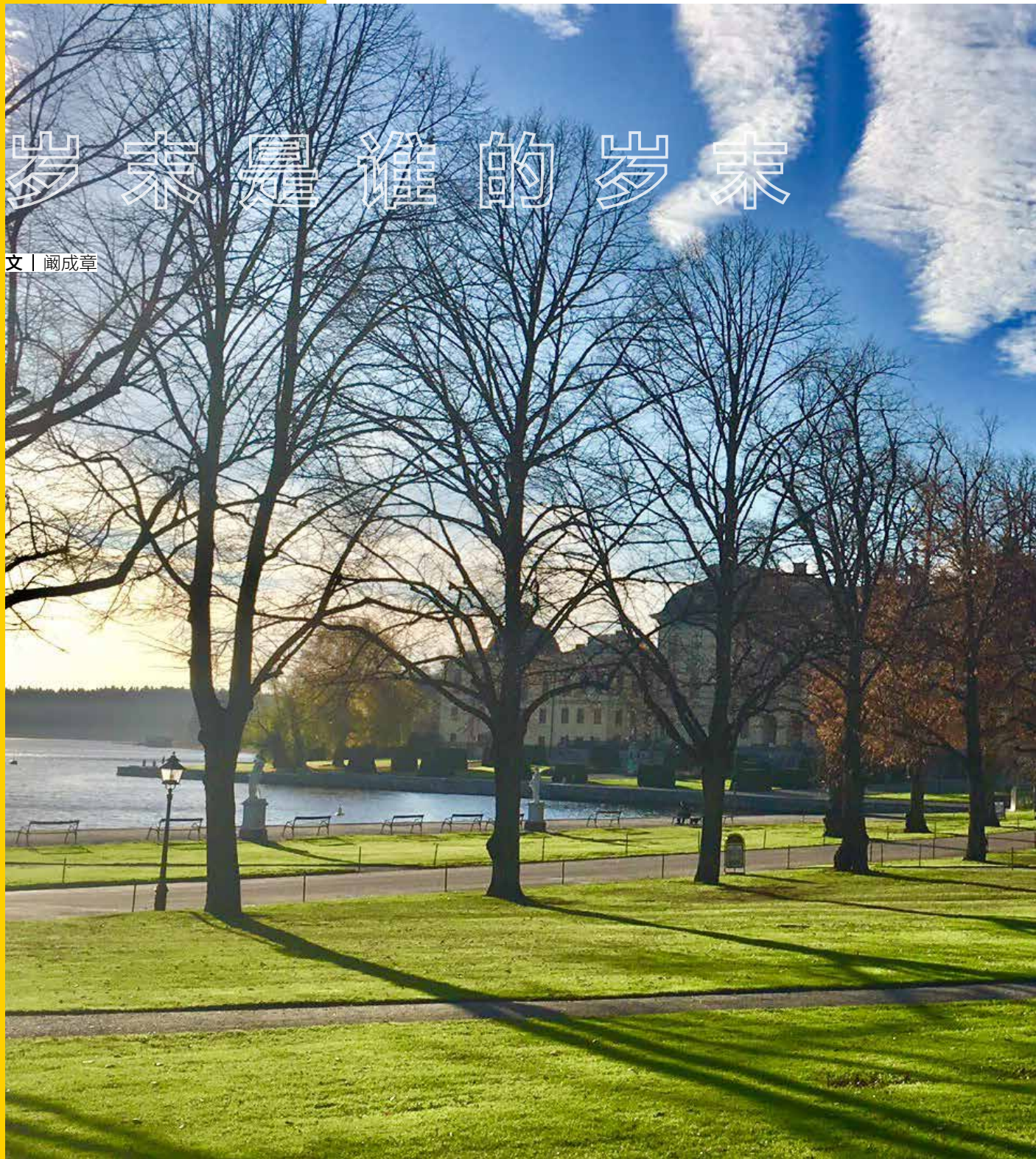
姜源



徐浩清（2015级14位本科生在异国欢度中国新年，左三为徐浩清）

岁末是谁的岁末

文 | 闾成章



春天的近，野草说，是原野一场场的飘雪。岁末的近，我见到，是远去的日子在远去的路上绕了一圈，又回到了眼前。

每一刻都是结束，每一刻都是开始。

岁末

岁末其实没什么特殊的，就是那么几日。23时56分4秒的恒星日，每一天都是如此。现代人似乎比古人清醒，他们有理由不再为生命中平平常常的一天而大呼小叫、激动庆贺。一年比一年，岁末迎新的仪式还在，但人总觉得越来越淡泊了，整日忙忙碌碌而“内心毫无波动”。或许这不是清醒，不是淡泊，而是麻木。

现代的麻木与百千年前的愚昧同样可怜。甚至，麻木甚于愚昧。愚昧的人尚可以有激情，有集体的勃发和创造，有原始的爱和欲望；麻木则是连激情都没有了，各自在碎片化的网络一隅碎碎念，道几声祝福，看几场晚会，吃几顿大餐，刷一会儿手机，这就算过了一年。



岁末

物质过于丰厚，灵魂承受不了，精神就被扭曲变样了。发达城市的居民，谁不是把春节在每一年的每一天中早早地分解似的过完了？大鱼大肉，哪天没有？顿顿可以吃饺子，饺子什么馅都行。这样下去，春节真正令人神经剧烈波动的东西，就只剩下了恼人的鞭炮和诱人的红包。而在这北欧之都斯德哥尔摩，老城装扮一新，却无非也是营造和利用一种商业气氛。人们的脚步还如常日一样匆匆，而大家总算有理由似的放下平日的节制来恣意消费。家家户户窗台上的蜡烛都是假的、千篇一律的烛台，用电来闪烁的灯泡有气无力，远远看上去是那么回事，近看总觉得好笑又好气。刻意营造的传统圣诞集市也要收门票，复制着种种食货，无非又是另一重商机罢了。

当然，也没那么糟。盛大的节日可以盛大在精神上。物质的随意堆积，不是节日，而是商人的狂欢。春节，我看重亲人团聚的情谊。众人忙碌，为的绝非是这一桌的山珍海味，或贫或富都无所谓，为的是其乐融融的氛围，为的是忙碌本身。恰如，中秋赏的不是月，是思念；粽子固然香甜，可还有几人还去体会屈原的孤美、赤诚和义无反顾呢？中二的我固执地相信，精神是节日的灵魂。再花哨的庆祝，只是用以寄托情怀的方式，乃至陪衬。人只盯着陪衬看，久而久之，必会麻木。简陋地引述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里的观点：以其自身为目的的实践才成其为幸福。岁末了，大家都幸福吗？



我的岁末

我的岁末

我无法揣测众人的岁末。我知道的是自己的岁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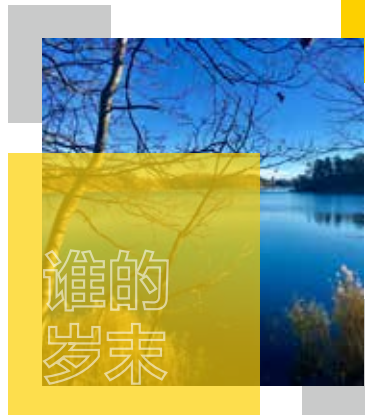
瑞典的访学生活就要结束了。北欧冬天的漫漫长夜加上接连密布的乌云和寒风飘雪会呈百千万倍地放大所有的温暖或寂寞，而我已经七八天没见过那旷工的太阳了。我住在斯德哥尔摩北郊Solna市Kungshamra，一片三四层灰墙蓝黄窗子的公寓中的一间里。这是我平生第一处独自的居所，没有家人，没有室友。我每一趟远行都必逛旧物店、古玩店、画廊和书店，必会带回几样自己一眼看中的东西。室内就完全按自己所愿来布置，书柜、摆件、墙上的画和瓶中的花，一点点生长起来，每日又安安静静，像是一处住了十几年的家。

而今忽然要离开了。瓶瓶罐罐、大大小小的书籍一件件码进行李箱。太大的，拿去店里卖了，或送给朋友，只求各自有个归所。物件是忠诚的，它们不说话，它们极其耐心，永远倾听你的心情。眼看着这从天南海北聚拢来的物件又各自挥手扬鞭，悄无声息地，它们只静静注视我一人莞尔或黯然。人生聚散无常，聚或散都是拉着手来的。一边的挥手告别就是另一边的打招呼。幸好我挥挥衣袖还能带走几片云彩，就像穿梭过岁月，总还能留下些记忆。

“这样的确定性是美丽的，但变幻无常更美。”本来计划了课程结束后一直待到旧历年前几日，要等她来，要一起去罗马过假日、在斯京过日子。奈何家里老人忽然有很不好的消息，归心似箭，心痛地把一月份的所有出行都取消了。改签了机票，蜡烛和红酒一一送人，早准备好的食材拿与朋友分享。唉，来日方长，旅行的机会还很多；而今年我只想早些归欤。

表面上平静而沉着，其实心里也不知该如何面对和亲人的别离。如果知道这将是和他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岁末，你会怎么度过？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今年看了好多电影，有新有旧，或喜或悲，记住的却都和爱有关，随口说几个：《春夏秋冬又一春》《新桥恋人》《对她说》《生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人生处处都是，那么，就尽量吃得饱些吧！尽情地生活，尽情地爱。我绝不想过可以一眼看到头的日子，我想接触更多领域，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我不分三教九流地交流，我体会着更多种生活方式。我想让自己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我没有辜负这一岁，我依然这样过着岁末。

岁末了，我不计较节日，不计较仪式，我只想着快快回家，和所爱的人相见。倘能再与二三挚友相约闲游山林，远世之喧嚣，得干净的水土空气自由栖居，更为美事。



谁的岁末

我住的屋后是森林，森林另一边是一处皇家庄园，宽阔的草坪和干净的砂石路上偶尔有遛狗的老婆婆或玩耍的儿童。湖水清澈而空蒙雾绕，隔着枝杪望下去好像深不见底的天空。即便是冒着冷雨或寒雪，我也喜欢每日散步林中，尤其是在这岁末的时候。岁末的散步里，时间被压缩、扭曲、折叠，像这满地层层叠叠的落叶。散步时，我想很多。我想这岁末是谁的岁末。

我会想爸爸妈妈，此时可在讲台上或电脑前辛苦工作，可在操劳家务照料老人？我会想姥姥，是不是又蒸了一锅窝头等我回去吃？会想姥爷，可在东边的窗子下捧卷午读？会想爷爷，一晃已经4年阴阳相隔。会想奶奶，乡下老家的冬天可冷可寂寞？我会想我的爱人，她多半也在想我。没有爱的日子我曾体会过，而今则一刻都无法想象。思念默无声，焦灼也甜蜜，两情无猜时，归期自有期。我会想起我的恩师，是和我长谈过的那位，是送我三册书的那位，是在我低沉时拥抱我鼓励我的那位，他



们或她们的话语常在我脑中盘旋、问题时刻叩击我的心魂。我想到我的朋友们，想起那各自为了各自心爱的人、被打动的事而努力的朋友，想到这世界因为他或她的存在便多了一分异彩，想到我们共同面对的喜悦或挫折。也想起我或许是误会了的朋友，想起被我辜负的朋友，想起那个孤独的朋友、那个固执的朋友、那个抑郁的朋友、那个苦苦追寻的朋友，想起期待着一场真正谈话的朋友。想给他们寄明信片，也想听到他们的幸福。我甚至会想起只是打个照面却互相种下一抹微笑的陌生人，会想起路上一个小孩子眼神，会想起不经意收

谁的岁末

获的善举，会想起所有点亮了我的某一天甚至某一段旅程的星辰一样多又像太阳一样亮的人们。

我会想起走过的每一条路、驻足的每一个角落。我会想起轻狂的我走过轻狂的江南塞北中原，会想起故宫的一天景山的一夜。我会想起慕尼黑的英国花园，傍晚时分吃过晚饭和朋友一起走过的溪水和草坪上的晚霞，想起大教堂下的集市，集市上收获的纸币、花瓶和书籍，想亚得里亚海的碧蓝、斯旺高天鹅堡的洁白雪山。我会想起冰岛的马儿，会想起挪威城堡上盘旋的海鸥。我会想起布拉格郊外铁道上的阳光，爱沙尼亚浩瀚无垠的平原星夜，会想起辛波斯卡窗前那束花，会想起拉雪兹神父公墓里王尔德墓碑罩上密密麻麻的吻痕。岁末了呀，我想把他们都写下来。这一生若有什么事我一定要竭尽全力地做，除了恋爱，便是写诗。我知道每个人有自己的节奏，一切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种种作为无非是不辜负心中的感动，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标准答案。这一路兜兜转转，轻舟一晃就是万水千山。

这一年比一生还长，这一年比一天还短。回忆是散漫的，追踪是徒劳的，而展望如无笃定的努力便是空想。时间的废墟上只剩了弯腰捡拾的动作，这些盛放的碎片就是被称之为我的花朵。许多时光都不受自己控制，不在自己的意识之中，回望时都觉得那不是我。我被命运裹挟。我在变。用一时的闪现来审判当下的我是绝无道理的，而我感到了不变的那个内核，这当下的成熟来自通向永恒的一击——如同开悟，那一吻、一本书、一处风景、一场电影，那文章或故事里永远的话。外境与心俱无常，生活将人分开，我忘记也记得我，我质疑也理解我，我放弃也看透我。年复一年，我成为我。

就好似这样吧。各人有各人的岁末。📖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摄影/阚成章)

I LOVE MY TEACHER

吾爱吾师

国科大学子说了算
谁是他们「心中的良师」

洪奕光

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授课课程：系统稳定性

“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洪奕光老师时刻教导同学们去做一个知识的创造者，积极引导大家提出一个“好问题”，注重发散性思维和科研精神的培养，力求“授之于渔”。课堂上，他更愿意跳出课本上的条条框框，追根溯源，娓娓道来，让看似硬邦邦的理论体系同画卷般展现在大家面前。

(推荐人：涂植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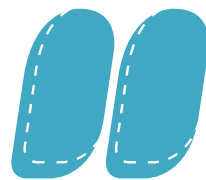


张庆华

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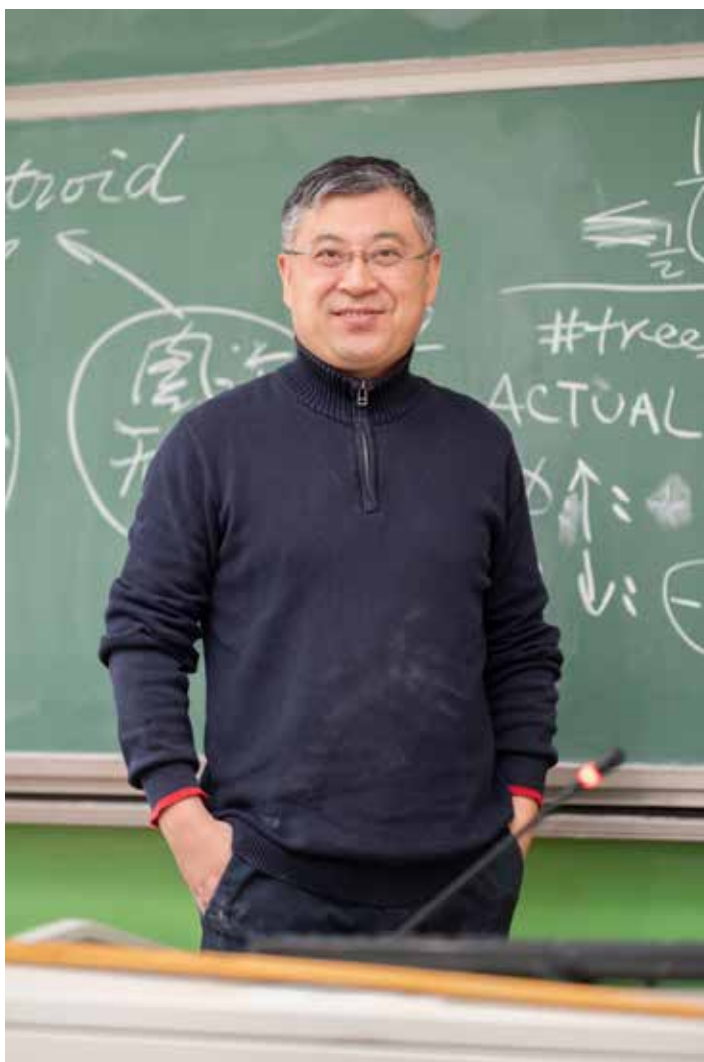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授课课程：环境影响评价



“上了20年的学，第一次见到给学生准备礼物的老师。”许多同学都是这样评价张庆华老师的。他性格随和，亦师亦友，总会准备些别致的小礼物赠送给大家——一块来自南极的小石头、一副蓝牙耳机……礼物虽不昂贵却情深意重，饱含了张老师对学生们成人、成才的殷切期望。拿着张老师赠予的礼物，一位同学这样说：“身为张老师的老师真是学习过程中最幸福的事了！”

(推荐人：马赫)



卜东波

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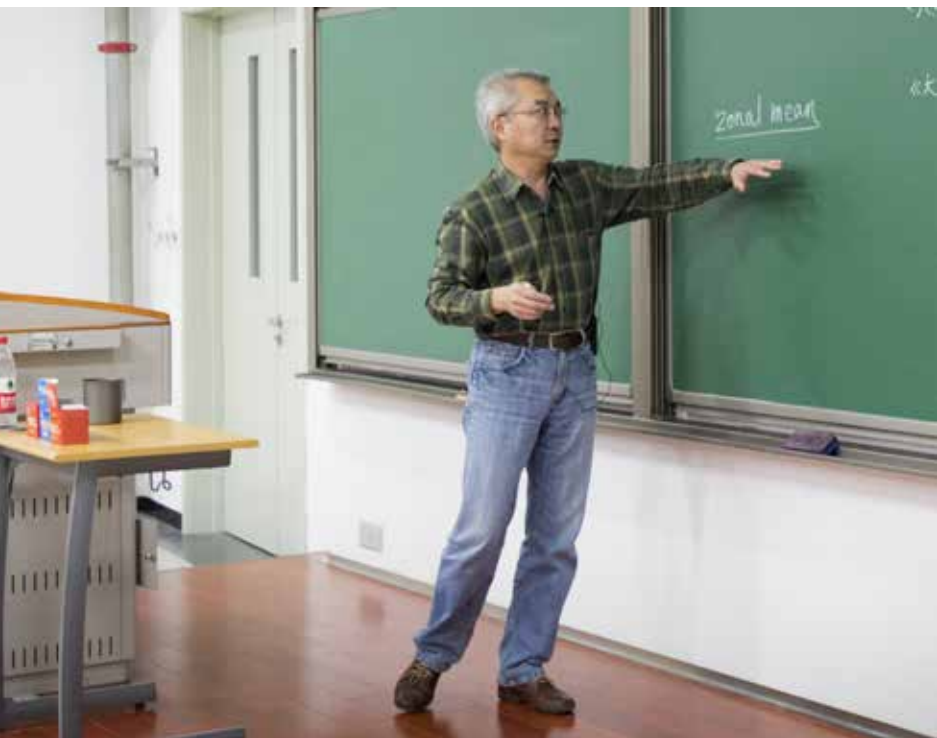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授课课程：计算机算法设计与分析

他的课每次都要加座5排，从第一周开始周周如此；上午9点20分上课，却有许多同学早晨5点半就起床去占座，只为了能坐在第一排更清楚地听他讲解……这是卜东波老师算法课最真实的写照。他从普通、平实的例子切入，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将复杂的算法世界一一展现在同学们面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限选300人的课最后来了近600人，学生的认可与尊重就是对卜老师最好的证明。

(推荐人：李建霖)





林一骅

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授课课程: 高等大气动力学

林一骅老师知识渊博, 讲课富有激情, 气象界的名人轶事信手拈来。他还不时邀请往届学生来与同学们进行交流探讨, 帮助同学们开阔眼界, 了解学术前沿走向, 为继续进行气象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对于学生的提问他都耐心解答, 逻辑流畅自然, 推导严谨认真, 深受同学们的爱戴。

(推荐人: 谢漪云)





秦飞

中国科学院大学电子电气与通信工程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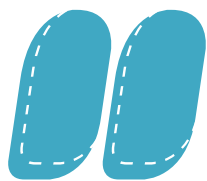
授课课程：嵌入式系统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众多学者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秦飞老师放弃在外企的高薪工作回归学校，就是因为对学术研究的不变向往，他觉得在学校科研自由度更高，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他对待学生也总是多勉励而少强迫，尊重学生的兴趣，从不留强制性任务，让学生能在自由的氛围中多样化成长。

(推荐人：魏君轩)





陈晓晶

中国科学院大学艺术中心教师

授课课程：西方美术鉴赏

艺术的本质是人文关怀，不该藏于庙堂高阁之上。陈晓晶老师始终把“让学生们了解艺术、看懂艺术、喜欢艺术”作为自己的教学理念，向同学们展示西方艺术的历史长卷，悉数名家名作，艺术浸润课堂也滋养着心灵。她像春风，温柔却有力量，把艺术带进校园，也带进了生活。

（推荐人：裴迎庆）



张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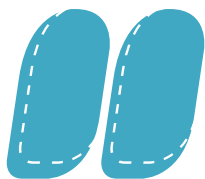
中国科学院大学硕士生导师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授课课程：最优控制理论

“老师在课堂上总是激情澎湃的”，这位同学的评价是对张杰老师浓厚的学术热情最生动的体现。他的热情植根于丰厚的知识储备，又向外蔓延深深感染着讲台下的学生。讲到兴起时，他会激动地朗诵定理与公式，他懂得欣赏科学之美，他把课本读成了诗。

（推荐人：陈冠华）



刘建国

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
授课课程: 光纤通信



风趣幽默的性格使刘老师注重寓教于乐, 总能讲出精彩的故事、生动的案例将课堂气氛调动起来。他还循循善诱, 不断用夸奖、鼓励的话语激发学生们自主思考的热情。光纤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也让刘老师在授课中十分注重与时俱进, 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和最新的发展态势传授知识, 赋予了书本知识新的活力。

(推荐人: 陈益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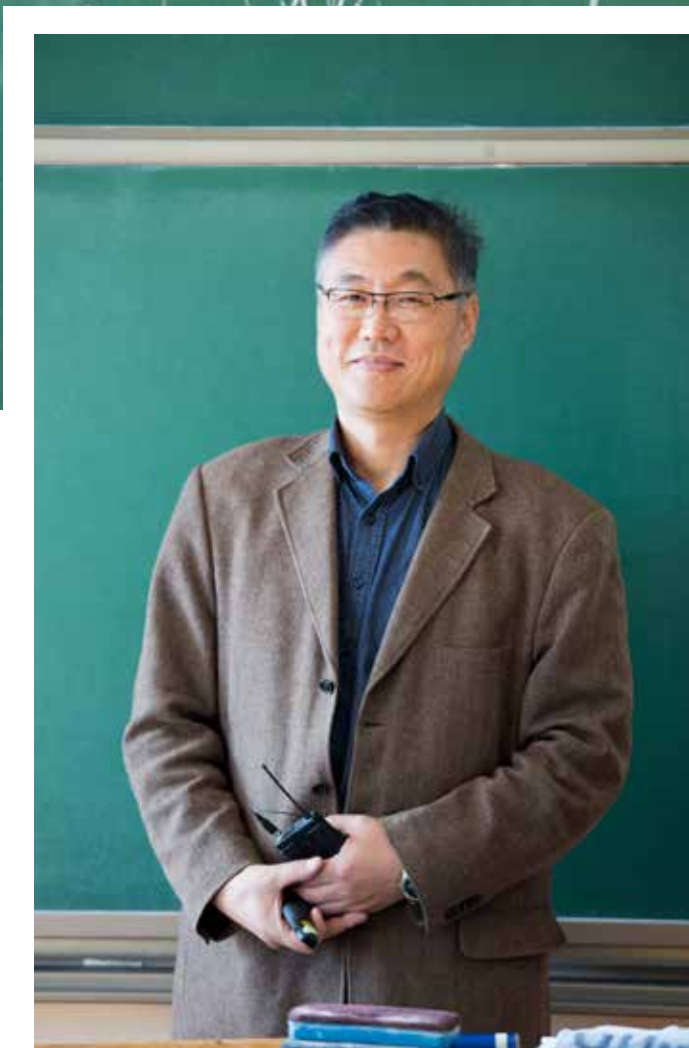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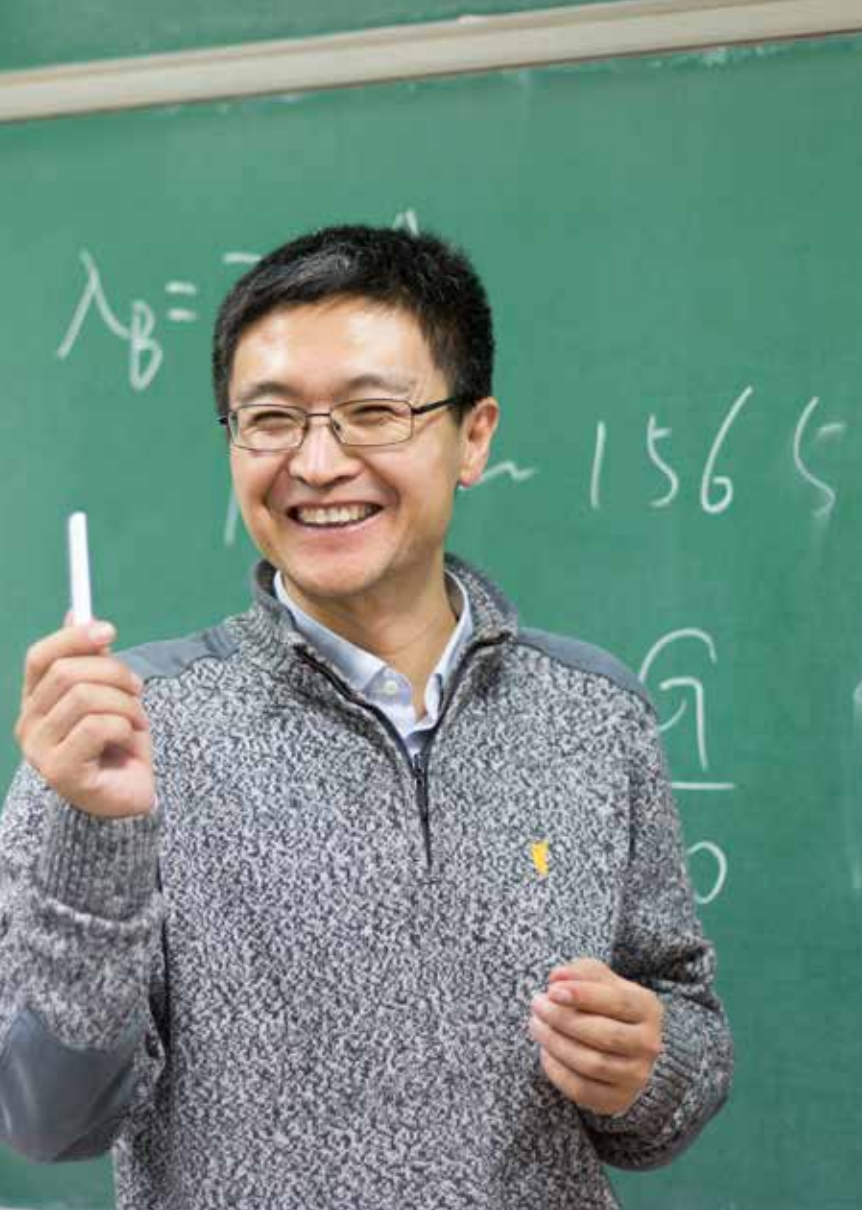
曾明彬

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授课课程: 领导力

曾明彬老师的课堂风趣幽默、精彩纷呈, 比如他所教的《领导力》这门课就深受同学们的喜爱, 总能吸引不少同学前来“蹭课”, 特别是在以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为例讲解领导力时, 甚至有同学要给舍友直播这节课。备受欢迎的课堂背后是曾老师高度的责任心与敬业态度。他在工作中一丝不苟, 授课使用的演示文稿全部精心制作, 条理清晰的知识脉络、合理的配图、丰富的拓展知识都为生动的课堂助了一臂之力。

(推荐人: 韩欣颖)





刘前

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

国家纳米中心研究员

授课课程：纳米光电子学

刘前老师常对他的学生们说：“你们宝贵的时间应该用在科研或喜欢的事情上。”他一向爱护学生，不仅在书山学海中为学生指明方向，更是不可多得的人生导师。

当学生操作不当损坏仪器时，他轻声安慰“做科研嘛，走些弯路很正常”，当学生陷入瓶颈迷茫无助时，他又鼓励道“我相信你的能力，慢慢来”，与他相处总让人如沐春风。

(推荐人：王瑜)

余永亮

中国科学院大学工程科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授课课程: 力学

余永亮老师身材短小精悍，却蕴藏了无尽的活力，光亮的额头充满了智慧。一堂课长长的100分钟，余老师总是满怀激情地讲下来。在他的课上从来不会缺乏兴趣，余老师用幽默的语言，丰富的面部表情，夸张的肢体动作引导同学们在物理的世界中徜徉。时而化身余斯基，时而变成Rocket Yu，余老师用精妙的例子帮助同学们攻克力学难点。“给了‘艺术欣赏’‘歌剧欣赏’，我们来一个‘万有引力欣赏’吧。”

(推荐人: 李聪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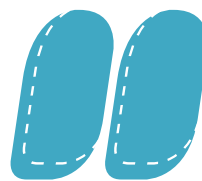


魏达盛

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

授课课程: 线性代数



魏达盛老师讲课风格随行洒脱又不失严谨，语言通俗明了、幽默而自然。他偶尔和同学们开开玩笑，讲讲小段子，使得课堂气氛轻松活跃。魏大师常挂在嘴边的话是：“这个证明是平凡的”“这是显然的”。可如果有同学提出疑问，他也一定会不厌其烦地讲解、证明。魏达盛老师的试卷偏易，十分重视基础，让大半同学可以上80分，“我怕你们都考100分。”魏老师开玩笑说。魏老师的课让学习线性代数变成一件轻松愉快的事，线性代数也似乎变得平易近人。

(推荐人: 李聪仪)

没有故事

文
丁
苏
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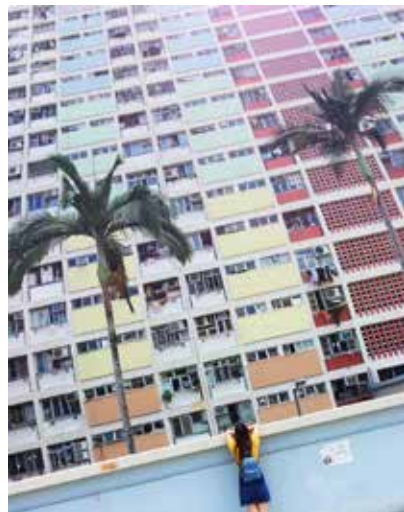
编者按

故事是什么？或许大部分人觉得，精彩的故事在叙事上应该像一条河，在固定的方向上发展，中间会碰到沟沟坎坎，就像一个个戏剧事件，推动着剧情向前。而自己的故事就像一个湖，没有固定的冲突，它的叙事是碎片状的，没有转合和起伏，却在时间的坐标轴上不断向前，也不可回转。

12月，北京的气温跌破零度，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玉泉路校区的周末一如往常。人文楼教室里零星地坐着几个自习的学生，路上偶有瑟缩着肩膀疾走的女生，昏黄的路灯拉长了她们呼吸的雾气，礼堂前行道树叶子边缘早已一圈圈的泛黄，稀稀拉拉地挂在伸出的枝干上。

校门口，时不时有居民经过，大家或匆忙赶路，或悠然漫步，报刊亭里的烤冷面档口还在热腾腾地冒着香气，院墙外是夜晚的城市街道，车水马龙；院墙内是安静伫立的教学楼和怀揣梦想的学生。这样的日子又过了一年，一年不过365天的光景。

冬天的火锅店总是喧嚣热闹，袅袅烟雾中升起人声、水沸声、勺子一下下从铁锅底刮过的声音，人们满脸红光，醉意、笑意在脸上流动。呷了一口热奶茶，王山贤说：“2018啊，我没有故事。”



王山贤

烦恼

嘶嘶作响的电磁炉上，浓稠的番茄汤底翻滚着，王山贤夹起两片红白相间的肥牛卷，迅速浸入锅中，30秒，变了色的肉卷被裹上了一层芝麻酱与腐乳混合的酱汁，然后送入口中。晚上7点，这是她今天的第一顿饭。

杨振宁在“纪念《自然辩证法通讯》创刊4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国内对于中国科学家的贡献的记载分析做得一塌糊涂”，引起了科技史学界和公众的热议。中国目前2000多所大学中，仅有十几所大学有资格授予科技史博士学位，学习科技史的学生更是少之又少，王山贤就是其中之一。

“科技史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她

总会这样回答别人关于科技史是什么专业的提问，科技史界不是不用心，而是缺少研究者，她希望她的研究有意义。

距离开题答辩只剩一周了，来自论文的压力让她再一次意识到自己已经研二了。狭小的书架上堆满了《现代科学的起源》《科学方法论》等专业书籍，硬盘里存了几个G的参考资料，“我想写好，但有时我却越写越迷茫了。”

论文是每一位研究生都躲不过的进阶过程。

晚上9点，结束了一天合唱排练的傅一程，从中关村回到了玉泉路，冲淡这一天倦意的，是手里刚收到的快递——一套胶带和5个玩偶。

这一年，她收集的玩偶数量超过了50个，胶带粘满了整整4个手账本。

在多数人的语境里，精通声乐，本科毕业于北大，保送国科大读研的傅一程，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似乎在大众的认知里，那些“别人家孩子”不应该有烦恼。但她却在自己下半年的关键词中拎出了“丧”。

这些堆积的情绪像是容易裂变的重原子核，终于在不太顺利的开题答辩后彻底爆发了。她把自己窝进图书馆三楼的黑色座椅里，对着电脑屏幕发呆，一坐就是一下午，“我生自己的气，觉得自己特别的失败”。

深夜11点，这是朱鹏伟今天在实验室的第13个小时。

这一年，是他在计算技术研究所学习的第二年。研一时，他就已经进入实验室，参与项目组的芯片软件平台的搭建工作。

他把眼镜推到头顶，揉了揉有些泛红的眼睛，向后舒展了一下臂膀，试图驱赶困意，整个过程不过20秒，眼镜被重新架回鼻梁。新一轮的代码调试就要又开始了。“每天都会有调不对的代码，那就继续修改呗，总会调出来的。”

凌晨的西土城早已过了下班的高峰期，鼎沸的人潮逐渐冷清。隔壁的写字楼早已安静了，从实验室骑行到宿舍的时间不过20分钟，但朱鹏伟所在的项目组却依然没有一个人离开。



傅一程

记忆

在火锅的热气和鼎沸的人声中，每个人都在推进着故事的情节，上演着没有明显冲突的叙事。

这一年，王山贤第一次去了上海。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在过去的24年间，这个北京女孩，从来没有考虑过要离开这里，但上海的小资情调击中了她躁动的心。上海的一切都与她熟悉的北京相似，却又完全不同，“跟我想象中的一样，洋气”。

也是这一年，没有经历过叛逆期的王山贤瞒着父母，乘上了飞往香港的航班，那是她一心向往的地方。她想象中的香港，建筑物鳞次栉比，街道交错纵横，城市流光溢彩，居民的生活应该像TVB剧里演的那般精彩。

但7月的香港，到处涌动着燥热的因子，高消费、高房价、拥挤的街道和糟糕的交通，她说，“我的幻想破灭了。”在香港和澳门的一周里，美食对她是唯一的安慰，回到家后，她依然惦念香港的茶点，但也仅剩茶点了。

7月的北京，比起香港来竟显得有些舒适了。7月，也是傅一程第一次代表国科大参加首都高校游泳锦标赛的日子，最终，她在女子200米自由泳比赛中斩获第六。

9月，她又报名参加了“2018年京津冀游泳公开赛暨第五届北京市全民游泳大赛”女子18~29岁组的100米自由泳比赛。出发台上，她比预想的还要紧张，出发的瞬间泳镜跳翻了，只好在水下睁着眼睛游完了全程，她是第五个触壁的选手。

她笑称这是一场“躺赢”的比赛——比赛名次取前八，但她参赛的小组总共只来了7位选手。

每周至少去一次游泳馆，每次至少确保2500米以上的游程，游泳于傅一程而言，已经从爱好变成了习惯。她形容自己是“佛系游泳”，不在意速度，也不愿赶超泳道里的其他



人。水筑起了她的围城，在那里，她自由、放松，压力与烦扰都随着脚掌打起的水花被甩在身后。

10月的北京，韵味悠长。坐在开往雁栖湖校区的班车上，朱鹏伟看了一眼车窗外不断后退的街景，继续闭眼小憩，这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是难得的闲暇。

10月14日，是国科大的第四十个生日，也是国科大国际文化节的第一个生日，朱鹏伟就是这次文化节的志愿者之一。

一年，总是能被无数个瞬间分割成不同的场景，一帧一帧的回溯，他把这一年最美的镜头定格在一位斯里兰卡的留学生脸上。

参加国际文化节的留学生们精心编排了一场汇演，但在演出接近尾声的时候，斯里兰卡的留学生们提出更换音频的要求，他们把重新整理的音频素材交到朱鹏伟的手上，他迅速与技术部的工作人员沟通，按照留学生们的要求完成了音频替换工作，没有任何差池，演出得以继续。

一位留学生拍了拍他的肩膀，说：“Look, she is very happy!”他望向舞台的方向，那个身着红色的民族服装领舞的斯里兰卡女孩，就像一束光，用舞蹈的本能，照亮了日常琐碎中的千万个黯淡时刻。



火锅店的门口就能闻到一种特殊的香味，那是辣椒和花椒混着牛油的味道，它仿佛渗透在店里的每一粒水汽里，渗入人们的鼻腔里，渗进王山贤和食客们的衣服纤维里，回到宿舍洗完澡后，这种味道依然追随着她。

白天属于忙碌和疲惫，夜晚到来，与室友嬉闹一阵儿后，王山贤点开了关注的up主更新的视频，她喜欢看别人的生活记录，“我想看看别人的故事，但细想起来，我们好像都没什么区别，只是主角换成别人就新鲜罢了”。

成长

在中国人的语境下，对家的依恋始终能敲击所有人的心，受挫的理想，搁浅的抱负，过往不能深究的岁月，都能在那个被叫做家的地方得到谅解和抚慰。

北京一座异乡人的城市，傅一程说自己是个恋家的人，在这里没有归属感，她笑着调侃道：“可能是我离不开重庆的辣吧。”累的时候，她会给家里打一通视频电话，母亲的话总能让自己烦躁的情绪

得到安抚，只是这一年，她学会了报喜不报忧。

她说，“总是要学着长大，学着自己处理事情啊。其实，长大挺好的。”

这一年，那个曾在西安城墙根儿下玩弹球的小男孩，完成了从本科到研究生的蜕变。作为“黄埔一期”的一分子——国科大第一届本科毕业生，包皓文再次回到雁栖湖，开始了自己研一生活。

研究生的学业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或许是因为跨专业的缘故。图书馆北侧的报刊阅览室成了他最喜欢的自习场所，挑一张远离门口的桌子坐下，棕红色的阅览桌上，左边摆着一本书，运筹学或是计量经济学抑或是时间序列分析等，右边是一沓白纸，手里握着一支黑色钢笔，在白纸上演算公式，推导证明书上的定理、结论。

包皓文说，学数学的人对学到的结论有一种执念，至少他是这样，每一个结论自己都得严密地推导一遍用着才顺手，否则总感觉别扭。

晚上，10点整。图书馆的闭馆音乐响起，收拾好书包，把椅子推进桌下，随着人流离开图书馆。他喜欢李健，这学期第一次听到的闭馆音乐是李健的《贝加尔湖畔》。

12月，怀柔的夜晚冷的刺骨，一个人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多少显得有些孤独。

他故意放慢脚步，观察着同行的路人，经常不会意识到自己走了多久，回过神时已经到宿舍门口了，抬头看一眼月亮，算是对这个夜晚的告别。

12月，北京的白天愈发局促，一切就像一台精密仪器上运转的齿轮，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写字楼里的白领，大厦的保安，街道穿梭的快递员，租房里的外来工，图书馆和实验室里的学生……他们共享着北京这个偌大的物理空间，并发生短暂而默然的交集，而后故事继续上演。

时间没有暂停键，平行的宇宙空间里，有无数跟她和他一样的人，生活波澜不惊，但不断向前，故事大同小异，只是主角是我们自己。📖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摄影/刘朝阳 涂植鹏 丁苏雅）



首页

广场

微群

应用

游戏

搜索微博、找人

有什么新鲜事想告诉大家？

表情 图片 视频 音乐 话题 投票

科普的误区

文 | 吴宝骏



媒体有一种观点，认为真正好的科普就是把最高深的概念用几句通俗易懂的“人话”说明白，言下之意，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是糟糕的科普。这观点乍一听很有道理，但当你真正去做科普的时候，会发现在知识的汪洋大海中，能够轻轻松松用几句话就讲明白的只占很小一部分，绝大部分知识需要按部就班地去学习，像盖房子一样，老实地一层一层垒。而希望一步登天的想法，就像光速旅行一样，其实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妄想。

以物理学为例，从牛顿三大定律到麦克斯韦方程组，从量子力学到量子场论，从量子规范场论到标准模型理论，背后都蕴含着强大而严密的逻辑，这些大自然的逻辑以精确的数学语言为载体，渗透在每一个伟大的公式中。一个在物理学方面有天赋，也有兴趣从事专业研究的年轻人，从18岁上大学进入物理系开始，一直到拿到博士学位，需要大约10年的时间，这10年时间看似很久，但他能不能在这10年里将物理学最基本的理论学完，学懂，却也是未知之数。客观地讲，绝大部分物理学本专业的人在读书这10年里也许只能学个皮毛，充其量算刚入门。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中学阶段喜欢物理，物理和数学课程能考满分，奥赛能获得优异成绩的学霸理科生，进入大学物理系，花10年时间去认真学习物理学的理论，也许才只能学到刚入门，那对于中学阶段就厌恶物理，完全见不得数学公式的文科生来说，你又怎么可能在短短几分钟，寥寥几句话的信息空间中就把最高深的概念讲到他懂呢？换言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全世界最好的冰柜，也做不到瞬间冻出整个北极。

说白了，要求把最高深的只是用最浅显的语言来描述，不是骗别人就是骗自己。懂行的都知道，街边的英语广告，7天学习可以让你跟老外熟练交流，那是骗你钱的；钢琴培训广告，两周培训可以让你熟练弹奏莫扎特名曲，那是骗你钱的；拳馆招生广告，1个月练习可以让你成为全国冠军，那是骗你钱外加要你命的。科普大多是公益的，科学家不骗你钱，但学习科学知识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耐心，你心里真的没数吗？

对待知识，要有一颗敬畏而虔诚的心。☞

（作者现供职于国科大）

做一个眼睛有光的人

——西安光机所OSA学生分会科普纪实

文 | 王形锋



“哇！好厉害呀……”

“哇！好神奇呀……”

在硕士研究生陈美伶绘声绘色的讲述中，河南省安阳市铁西路小学六年级的孩子们瞪大了双眼。一双双清澈的眼眸、一句句简单的话语，传递着孩子们内心对科学的极度渴望。这里是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OSA/SPIE学生分会（以下简称西安光机所OSA学生分会）“Lighting the future minds（照亮未来）”系列活动的第五站。

像这样的活动，在不同省份地区已开展十余场了，累计参与人次1500余。传播科学，让更多的青少年走进科学的奇妙世界，感受科学的思维方法、体会创新，让更多的青少年从科学家的故事中得到启发、受到激励，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他们一直在路上。

“科学与科普两翼齐飞”

“知识”和“科学”对于一个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影响都是至关重要的。“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从理论上讲，科普决定着国民科学素质水平；从科学发展规律而言，科普是科研事业发展的内生需求。

据悉，西安光机所一直都有定期的科普活动，比如科学开放日等，主要是“走进来”，即学生来所里参观科技展、聆听专家学者的科学讲座，鲜有“走出去”。然而单靠“走进来”的科普，其力度无疑是不足的。

2016年12月，西安光机所OSA学生分会主席王形锋在北京参加了2016年新媒体科学传播技术培训交流会暨中科院网络科普联盟培训会。他从中深深地体会到，“我国目前科普工作的现状因地域发展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差异，北上广深等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科普资源丰富、途径多样，科普很受重视；而对于陕西、甘肃等中西



宝鸡代家湾小学学生们参与科普宣讲活动

部省份而言，科普资源短缺，人们科普意识薄弱，尤其在一些偏远农村学校，学生甚至从未接触过专门的科普课程。由此可见，创立一个‘走出去’的科普公益项目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对于中国科学院及其隶属研究所，对于中国科学院的科研工作者、研究生而言，更是时代赋予的责任，是不容推辞的使命。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安光机所OSA学生分会“Lighting the future minds”系列科普

活动于2017年9月18日正式开启，以“Knowledge heralds dreams, science lights the future minds (知识引领梦想科学照亮未来)”为主题，助力科学与科普两翼齐飞。

精心策划“科学零距离”

OSA学生分会“Lighting the future minds”系列活动的每一次宣讲、PPT、教案、实验方案的设计都是由分会独立制作完成的。除一些公共平台提供的共享资源，分会也会录制一些视频。分

会王芳、肖南、白晋舟录制的视频《你不知道光的蓝》还曾获得过第三届中国科学院科普微视频创意大赛二等奖。

一个科普方案从最初的立意到最终完稿需要1~2个月，后期还要根据宣讲的对象对宣讲内容及语言进行调整等。博士研究生范琪的科普宣讲创意方案《神奇的纳米发光材料》，从内容设置、PPT制作、视频资料整理到最终成文历时两个月，最后在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方可成为中小學生均可通用的一项优秀科普创意方案。



我们了解到，宣讲开场白通常都是三问三故事一介绍，三问指的是：大家知道中国科学院吗？大家知道西安光机所吗？大家知道原子弹吗？三个故事分别是：地上的“蘑菇云”，空中的“嫦娥”，海下的“蛟龙”。一介绍指的是OSA学生分会科普团队的自我介绍。王形锋说：“地空海三个故事代表着中国科学技术水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突破式发展，也见证了中科院西安光机所走过的风雨沧桑与辉煌岁月，三个故事更说明了科技进步对我们个人、民族的巨大影响。这

挫败和成就感有时候是相辅相成的。
遇到久不解决的难题时，让人沮丧；
通过努力解决了问题并取得成功的时候，
就会给人满满的成就感。

是一种自豪，更是一种激励！”

在具体实践中，分会针对不同的宣讲对象总结出了一些新颖别致，同时又至关重要的原则。面对知识储备、理解程度不同的中小学生，宣讲团队会精心准备每一份资料，让孩子们能够最大程度地理解宣讲内容，理解科学知识，“科学进校园，科学零距离”成了这些活动最形象的写照。

不懈努力化解“信任危机”

科普宣讲活动的布局先是在西安市及周边市县展开，然后向外延伸至整个陕西省及周边省份，但在联系学校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种种因素的阻碍。王形锋说：“从科普的初衷来讲，团队成员一致认为这件事会得到相关学校的支持。可事与愿违，最初联系的几所学校都拒绝了。有的学校以没有时间为由，声称不便接待；有的学校一直无法确定时间；有的学校怀疑我们活动目的的纯粹性；有的学校保持中立态度，表示需要区教育局

的介绍信，否则不能开展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或失望，或希望，或希望后的失望，失望后的绝望，时常发生。

挫败和成就感有时候是相辅相成的。遇到久不解决的难题时，让人沮丧；通过努力解决了问题并取得成功的时候，就会给人满满的成就感。从刚开始零的突破到现在的十余场科普宣讲活动、1500余人的参与，为团队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与可贵的声誉。现在，分会为开展科普活动联系学校已不再是难事。

公众科学日的“绝对主力”

目前为止，宣讲人数最多的一次是2018年5月19日庆祝国际“光”日第二场“探究神奇的光学世界”暨中科院第十四届公众科学日活动。在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内，现场参与者包括西安铁五小、高新一中以及通过网上报名的200余名师生家长，还有通过在线直播观看的3万~4万



中科院第十四届公众科学日西安铁五小某班同学合影

名网络观众。

“说起此次活动，对于分会来说，可谓临危受命。2018年5月16日，分会科普团队一行7人赶赴西安市周至县九峰乡永丰小学，举办了国际‘光’日主题科普活动。在下午返程途中，我们接到了所科管处杨老师发来的19日公众科学日的活动策划书。”王彤锋说，“看后发现，本是只需在一旁演示一些小实验作为辅助的我们，现在竟然成了此次公众科学日的绝对主力。”

此时，留给OSA分会准备的时间只有17、18日两天。平时都是进校园开展活动，学生人数较少，年级相对集中，很少有中小學生及其家长、老师共同参与的情况。此次除了线下开展活动，还有网络平台直播。本次活动还是中国光学工程学会、中科院西安分院、中科院西安光机所联合冠名主办。“不管是基于何种原因，压力都很大。而在短短两天内要办好它，确实是一项挑战。”王彤锋说。

当天晚上回到所里，分会便召开了紧急会议，修改原有方案，并根据大家的时间重新进行任务分



工，尽分会所能，精心准备。最终活动成功举行！

科普之路道阻且长

“我们运城没有科研院所给孩子讲科普知识，孩子在学校也没有上过科学课，我就平时关注中科院微信，现学现卖讲给孩子听。平时我一有时间就带他去北京、上海等地的科技馆，从小培养孩子的科学思维和创造力。”这位远道而来的家长让宣讲团队颇为感动，她为了孩子能亲临现场感受科学的魅力，特意从山西乘坐火车和孩子提前一天到达西安。她的心声也说出很多家长诉求。

参加过3次科普活动的分会成员钟梓源谈到了他目前的忧虑，“同在西安（或周边），大家接

收到的科普教育竟有如此大的差距，更何况东西部的差距，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已经到了如此地步，类似的科普活动却又难以推进。现在的学校，按照相关规定已经加入了小学的科普课程，但受限于‘语数英’等主要课程的课时安排，以及缺乏相关科普专职人员等原因，很多学校根本不可能将科普进行得很好。”

2016年5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郑永春博士因在科学传播、普及方面的贡献，获得了美国天文学会行星科学分会颁发的卡尔·萨根奖。面对这一新闻，不少科学界朋友都谈到：中国科学家的科普工作做得究竟如何？观察和思考告诉我们，中国科普工作其实不是多，而是太少；不是做得不好，而



2



3



4



5

- 1 安阳市铁路路小学——卢志舟在为大家讲解激光特性
- 2 中科院第十四届公众科学日-陈军宇带领学生体验光的神奇
- 3 王形锋在西安市永丰小学开展科普宣讲活动
- 4 陈美伶在渭南市富阎友谊小学指导学生实验
- 5 西安市周至县永丰小学——钟梓源在讲演光的颜色

是很不够；不是强于，而是输于世界同行，至少比发达国家差很多。

像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OSA/SPIE学生分会这样践行“科技与科普两翼齐飞”的团队与活动，是时代所需。不断缩小知识储备差距，扩大科普面，提升国民科学素质与素养，终不会遥远。

因为有爱，照亮未来

2018年5月16日，国际“光”日，在前往永丰小学的科普团队中，有两位特别的朋友，蒙仙友和屈雨激。蒙仙友是王形锋本科学校的学弟，精通摄影，参与了多次科普活动的摄影工作，为分会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影像资料；仙友的朋


友屈雨激，在活动中，帮忙布置场地，协助互动。活动结束后，雨激说，“你们的活动真是太有意义了！”

像这样默默为分会科普项目奉献的人还有很多。范琪、阮仲聆是王形锋研一时在国科大的舍友，活动初期，他们一起帮忙策划科普方案，联系宣讲学校，开展科普宣讲工作。王形锋的朋友刘露听闻分会的科普活动后，在自己的课余时间主动帮忙联系学校，确定活动相关细节，使得活动能够顺利开展。

王形锋说：“他们不是分会的干事，甚至不是西安光机所的学生，出于友谊，更是爱心，自主地加入团队，一起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梵高说：爱之花开放的地方，

生命便能欣欣向荣。OSA学生分会开展的“Lighting the future minds”系列活动正在用爱汇聚广大青年的每一份力量，用爱为广大中小學生点亮束束科学之光，引导、激励广大中小學生走向科学、走进科学，争取让广大中小學生就像永丰小学的巨幅彩绘主题一样“做一个眼睛有光的人！”

在宣讲尾声的提问环节中，小朋友们使劲地踮起了脚尖，然后将自己的小手儿举得老高……在互动体验过程中，许多小朋友们面对奇妙的科学现象，不时发出声惊叹。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2015级直博士生

摄影/王形锋 蒙仙友）

兩京散記

LIANGJINGSANJI

文 | 曹志强

从南京来北京已有3个月。身处之地由九华山科学园变成了天地科学园，夏日的热浪，也换作了秋冬的凉风。这只是晃眼间便发生的事。硕士3年，第一年在北京集中培养，后两年则在南京继续硕士工作，往事历历，也觉得时间如此之快，翻书似的便没了，仿佛在我脑中留下的印记都不明显。

回溯到2015年，彼时的我刚到雁栖湖两个多月。我们是土壤所第一届研一要到北京来集中培养的研究生，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北方，“十一”也未回家。尽管那时我们身处之地，还是繁华帝都一角的雁栖湖畔，依山傍水，极宜隐居，但那时的我，相比如今是很不适应帝都的。

这样的一年，在某种程度上让我认识到了自己对家乡的依恋，我爱南京，我爱苏州，会在校园里见到杨柳依依，便遗憾此处竟无流水。这可能是缘于我自幼在那相似的水土中成长，离乡后“我的乡愁年长于我”的感觉猛然从生命中迸出，也应该少不了“帝都无旧识，故友皆江南”的孤单寥落加持。可能也是因为这些，所以那年我在冬至网购了实际只喝过一次的冬酿酒；在中秋时格外想念肉月饼；在秋



风起时，想念桂花香，想吃很多年都没去碰的螃蟹；在隆冬时节，则想着热乎乎的汤团，想吃母亲包的饺子。

这种对故乡山河的眷恋，在这样一次长久的离开时发芽，而后凶猛生长。以至于我回到南京的两年间，很多次去常熟做实验需要在苏州中转时，都要抽空去吃一碗苏式面，恨不能焖肉和过桥的清炒虾仁、猪肝一起奢侈地上；两年金陵秋日，我都会在宿舍酸梅老姜煮黄汤，团脐尖脐蒸蟹鲜；碰上时节，更不能少了买青团子、肉月饼、重阳糕；还要隔一阵便去吃鸡鸣汤包，搭的是鸭血粉丝汤或小馄饨……似乎这种关乎乡愁的情感，也在贪婪地汲取着苏南美食的养分，从而壮大。

壮大到，我再来到北京，也能怡然自得吗？那种归属感已经烙印住了，我是不怕再丢了么？也可能是另外找到了归属感，比如说如今在帝都也有挚交，比如说土壤所与地理所，只是在科学院换了一个培养单位，多少有些熟悉的感觉。抑或是成长给了我历练，习惯性





出差的两年，让我对哪块土地都有了不小的接纳度？

自查原因与认识自我一样困难，我认为比做科研更不容易，那是一生注定无限期追求解的问题，便止步于此吧。没有了归属感缺失的问题，南北两个京，不过只是生活上的相似与不同而已。

北京明显是要干燥些的，但今年来京后遇着好几场雨，最近淅淅沥沥的小雨还连着落了一两天，都有些不像北京了。不过今天洗完眼镜未擦干，与老师说话几分钟之间水滴便干作水迹，顿时让我感受到即将入冬的干燥。干燥之余，是忍一段时间便有的温暖，在南京，冬天的湿冷魔法攻击没有暖气抵挡，让人很是煎熬，每一天都能单曲循环《最冷一天》，而那时的北方只需要羽绒服里套T恤便可，何其潇洒。

两京的差别还在桂花香，今年“十一”回家，我闻饱了桂花味才舍得走，临走那天还自烹了一杯桂花茶，就差把桂花树也带一株到

楼下来了。

如果找一桩两地皆宜的事，那便是跑步。从雁栖湖到玄武湖，前3年的大美山湖，都给出了很好的跑步圣地，如今周围挨着的奥森公园，更是绝佳。生活了20多年后，偶然爱上这项运动，那么在哪里都能找到尽情释放的场所，可以说是最妙了。

除此之外，似乎还有许多远山近水的事想散散地记在此间，但又有些驻笔茫然。在北京思念南京的人，在南京的时候，不也是想着北京的人与事吗？人生来不能分身，便注定要活在舍得间，而这个年纪这种舍与得还不甚大。毕竟乘着复兴号，两京之间不过3个半小时。我在南京倒腾地铁公交至家中，两三个小时下来，与从北京到家的五六个小时，其实分不出哪个更为车马劳顿。而那些十分想见，十分想遇，两京之间人或事都是人力可及的。

所以大约是，吾心安处，舍得之间也不大要紧。📍

（作者系国科大博士生）



失憶 失忆

文 | 吕建铨

有多少人愿意失忆？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总会见到很多人会提到类似的问题，甚至在来进行心理咨询的一些来访者当中，也经常会有人问：老师，您能不能通过催眠让我把某些记忆忘掉？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你想忘记的究竟是什么呢？我相信绝大部分人对生活中美好的记忆回味还只嫌不够呢，怎么会舍得忘记？所以我们想忘记的——无非就是那些给我们造成痛苦的所谓不良记忆。


生活当中的不良记忆是千奇百怪的，因为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所谓不良记忆。亲情、爱情、事业、经历……等等，都可能在某种时刻给我们呈现出不良的感受。当然不良记忆带给我们一定不会是很舒服的，有的时候甚至是非常痛苦的。当我们想不明白或者无论如何也想不开的时候，这种痛苦就会成为一种持久的情绪压力或者伤害。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只有想出这个办法：能不能让自己忘掉这段记忆？

在这个时刻，我们就特别喜欢唱类似于“忘情水”这样的歌，或者惦记着孟婆手里的有忘记功能的那碗孟婆汤。

在提出“能否让我忘记那些记忆”的时候，我相信多数人是没有抱有希望的，因为从现有的科技水平来说，除非你脑袋受伤产生失忆，否则很难办到，因为这样的产品还没有研制出来或者合法推广。所以在目前，讨论这样的问题，其实是很难有现实答案的。但这也并不是说，当我们有了这样的愿望但却绝对无解。

烦恼总从多虑中来，我们想让自己某阶段失忆，其实无非是想忘掉这个阶段的烦恼而已。虽然我们不能立刻让人失忆，但是却可以从解决烦恼入手。当我们解决了这个烦恼源，也就自然不会再有“让自己失忆”的愿望了。

那么既然烦恼的原因多种多样，要解决烦恼恐怕也不是一招就可以全部解决的。这似乎又进入了一种无解的状态……



那么我们再进一步思考“多虑生烦恼”这个点就会发现：人之所以会产生忧虑或者焦虑，主要都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思考出来的。也就是说，外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儿，导致我们高兴还是忧虑结果的，都离不开大脑这个“思想翻译官”，它是主要的责任者。

举个例子来说，就比如外面白雪皑皑的景象。有的人会看到大自然的神奇和美丽，而有的人却会看到严寒和冷酷。之所以会有截然相反的感受，当然都是经过我们的大脑自己翻译出来的结果。我们可以进一步设想一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不同的结果呢？比如正处在一段美好感情的人，他看到这样的景象，可能就会是前者的感受。一个处于情感上风雪交加的人的内心此刻是冰冷的，他看到这样的景象可能就会是后者的感受。

“心外无物”，从人的心理发展来看，有时外界发生的事情，只是我们内心感受的一种投射罢了。所以当我们想让自己失忆，就要看我们脑子里面究竟在想什么，是什么事情让我们自己痛苦不堪，急于想忘掉它？如果我们知道，忘掉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就从解决这个问题入手，当我们的思想翻译官可以客观、理性并且积极去翻译了生活中发生的事件的时候，效果也许会被忘记，更加真实。

有一位思想家曾经说过一句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经历了就是经历了。而所有的经历即便在当时是很痛苦的，但都是有它的价值和意义的。就像春天里蒲公英的种子到处飘荡，有的时候可能会迷了我们的眼睛，但是当它降落的时候，终究会带来一片又一片的生机。🌱

（作者系中科院心理所沟通研究中心动力沟通骨干成员）

有 多 少 人 愿 意 失 忆 ？

玉泉风物

■ 银杏与灵福寺的故事

文 | 陈典

GINKGO SEASON

又是一年银杏季

宋代的女词人李清照有一首《瑞鹧鸪》，

是写“双银杏”的：

“风韵雍容未甚都，尊前甘桔可为奴。
谁怜流落江湖上，玉骨冰肌未肯枯。
谁叫并蒂连枝摘，醉后明皇倚太真。
居士擘开真有意，要吟风味两家新。”

恰好在国科大玉泉路附近就有一对“双银杏”。从国科大的学校南门出去，向西步行100多米，在玉泉医院南侧，就能看见两株道壮挺拔的银杏古树。东边那棵是母树，每年都会结很多果子。它比西边的公树略粗一些，需要三四个人才能环抱树干。而银杏叶茂盛层叠，如小扇子一般迎风招展，夏绿秋黄，色彩鲜明，使人欣喜。两棵银杏的树根在底下四处延伸，古意盎然。为了保护古树，周总理曾经亲自指示一号线地铁更改修建方案，于是树旁的道路就比两边窄了四五米。银杏树下立了一方汉白玉碑，标明这是距今已有700余年历史的一级古树。这一对相守相望的银杏还是元代灵福寺山门前的遗存。

银杏被视为佛教中的菩提树，自然就与寺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无独有偶，宋代的梅尧臣正写过一首在寺院里的银杏：“百战蟠根地，双阴净梵居。凌云枝已密，似蹠叶非疎。影落邻僧院，风摇上客裾。何当避烦暑，潇洒盖庭除。”老树犹在，宝刹不存，我们且来一探这灵福寺背后的故事。

说起一座寺庙，就不得不提到它的建成原因。灵福寺便是元朝皇帝为悼念一位名叫“海云”的和尚而修。海云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僧人，据《大蒙古燕京庆寿寺西堂海云禅师碑》记载：“海云，法名印简，道号海云，山西岚谷宁远人，俗姓宋，生于金章宗泰和二年（1202），八岁削发为僧，翌年拜中观沼公为师。”这位中观沼公是临济宗的高僧大德，海云剃度之后常随师傅左右。

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元太祖成吉思汗派遣太师木华黎南征，岚州宁远城



YINXING

YUQUAN
FENGWU

（今属山西省吕梁市岚县）被困，危在旦夕。成吉思汗事先了解到，城内广惠寺有沼公、海云两位高僧。为表达敬重，他封沼公为“悲云正觉大禅师”，海云为“寂照英悟大师”。作为老师的沼公希望与城池共同存亡，便断然拒绝了成吉思汗的封号，便对弟子海云说：“我已年迈，死不足惜，你年轻有为，求生去吧！”海云对老师的建议执意不从。结果宁远城破，广惠寺亦遭兵火之灾，沼公未能成仁，在海云的劝说下寓居兴安香泉寺。不久，沼公圆寂，海云为沼公守墓。一天夜里，海云梦见一位神人下凡，得其指点，海云向燕京（今北京）进发。

那是金兴定五年（1221），海云听闻庆寿寺乃燕京名刹，便直奔而去。当时庆寿寺的住持是中和章公。海云到庆寿寺前一天的晚上，章公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位僧人，自称从香泉寺而来，携杖直入方丈室，坐在狮子座上。章公一觉醒来，回忆梦中之事，好生诧异，于是对知客僧（接待客人的僧人）说：“若有携杖僧人进寺，马上告诉我。”话音刚落，只见一僧携杖而进，口称“贫僧从香泉寺而来”，言毕，径入



方丈室。章公笑着对知客僧说：“此僧正是梦中所见之人。”章公与海云研讨佛法，甚是投机，两人相见恨晚，海云遂留寺中。

翌年，成吉思汗的太师木华黎请海云住持兴州安山的智仁寺，海云欣然前往。金哀宗正大五年（1228），元朝重臣耶律楚材请海云住持庆寿寺，海云复回燕京。四方纳子闻讯，接踵而来。作为一位悟解精明、超越前辈的临济宗匠，海云禅师曾多次无畏无惧地犯颜直谏。

蒙古帝国太宗七年（1235），窝阔台可汗差官选试天下僧道。蒙古主考官主张以是否识字为淘汰僧尼的重要标准：“识字者可为僧，不识字者悉令还俗。”海云禅师当即表示反对：“山僧不曾看经，一字不识。”丞相诘难他：“既不识字，如何做长老！”海云不紧不慢地反问：“方今大官人还识字也无！”这一问，令在座的蒙古高官、外镇诸侯大惊失色。碍于海云禅师的声望，丞相没有发作，继续请教：“此事究竟该如何处理呢？”海云从容应对，解释说僧宝的资格，不能用是否识字或会不会解说经论来定夺，而要看其是否了知自性、通明佛法。所以六祖慧能大师斩钉截铁道：“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同时，海



YINKING

YUQUAN
FENGWU



云这段话也明白无误地告诫这些经营汉地的蒙古显贵：作为有道明君，应该“兴修万善，敬奉三宝”，只有这样，才能四海归心，国运昌盛。最后，窝阔台可汗听取了海云的建议。

就在同一年，蒙古皇室清查中原地区的民户，竟然想出了用“印识人臂”这类对待牲畜的野蛮做法。海云禅师得知后，立刻挺身而出，向被窝阔台可汗任命为“中州断事官”（管理汉地的最高行政长官）的忽都护据理力争：“人非马也，既皆归服国朝，天下之士，四海之广，纵复逃散，亦何所归！岂可同畜兽而印识哉？”经过海云的不屈努力，终于制止了这一非人行径。

蒙古太宗八年（1236），孔子第五十一代孙孔元措面谒海云禅师，请他为自己说情，希望承袭“衍圣公”的爵位，并且恢复曲阜祭拜孔子的礼仪活动。海云禅师慨然应允，放下儒家和佛教的门户之见，积极向忽都护诠释了孔子以及儒家在汉地的重要，正是有了孔子的学说“三纲五常之礼，性命祸福之原，君臣父子夫妇之道”，才能“治国齐家平天下”。忽都护听了海云的解说，顿时对孔子生发敬信，听从其言，准许了孔元措“袭其爵以继其祀事”的请求。而且经过海云禅师的善巧争取，颜、孟等传持孔子之道的儒家贤圣后裔，也都一一获免差役赋税。

蒙古乃马真后称制元年（1242），尚在潜邸（特指非太子身份继位的皇帝登基之前的住所）但却想要大有作为的忽必烈因仰慕海云禅师的教证功德，专门邀请他到军营，求问佛法大意以及治国安邦之策。海云禅师以人天因果之教入手，往复紬绎，步步深入，示以治国方略，强调“社

稷安危，在生民之休戚”。表示利用宗教收服人心，方为上策。而海云为其解释法时既有佛经中的语言，还有儒家提倡的“举贤错枉”、爱惜百姓的内容，并且劝导忽必烈敬畏天地，常怀善心，一番宏论令忽必烈大为折服。

在以般若妙智和无碍辩才度化游牧民族的过程中，海云禅师的教化内容显然并不限于佛教。特别是对于像忽必烈这样的蒙古诸王，除了要展示佛法心要，更需要用孔孟之道作为帝王之法，海示他们去体验、去实践，以改善政治、施行仁政。他的弘化活动，不仅有力地保护了佛教，保护了汉文化，而且为保存延续数千年的中原汉地典章制度，保全难以数计的民众生命，作出了不可磨灭和无法估量的贡献。

蒙古定宗三年(1248)，定宗贵由下诏，赐白金万两，命海云集天下僧众，于庆寿寺举行受戒大会。定宗贵由崩后，宪宗蒙哥继位，颁诏天下，封海云为国师。元宪宗二年(1252)，他开始主持中原佛教事务。同一年，燕京普济禅院被赐名为“海云禅寺”。1256年正月，元宪宗蒙哥下诏命海云在昊天寺举行法会。“历事太祖、太宗、宪宗、世祖，为天下禅门之首。”到延祐元年加谥“光天普照佛日圆明海海云佑圣国师”。

海云参与元朝政治三十年，历经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定宗贵由、宪宗蒙哥诸皇帝，最终位及国师，统领全国佛教。海云禅师弟子千余，达官贵人受戒者百数，士民依向者计以千万。而他又曾多次与忽必烈接触，尤其是“以佛治国”的主张使忽必烈终生受益。海云圆寂后，忽必烈不忘昔日恩情，建造了灵福寺为海云禅师祈祷亡灵，祝愿冥界幸福。这就是灵福寺



YINXING

YUQUAN
FENGWU

的来历，今日的两棵银杏盛大繁茂，仿佛当初寺庙的恢弘气象。

对于这座灵福寺，明末进士丁乾学还曾作诗歌咏：

出郭十余里，山来有梵林。
松高天上色，僧定世间心。
石壁作云态，危巢哀鸟吟。
览听殊未足，钟磬夜深深。

那时候，银杏也在，寺庙还很安静。📖

(作者系国科大人文学院博士生)



人间的希腊

文 | 马姣





可以说我求学以来的十多年人生，都浸淫在对希腊文明的憧憬和向往之中：小学课本中恢弘的巴特农神庙，举世瞩目的奥林匹亚圣火，柏拉图的睿智博思，希腊神话的浪漫和传奇……希腊拥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灿烂的文明，饱经历史的风霜后，到如今依然是散落在爱琴海上的珍珠。借着在德国访学的机会，有幸在假期探访自己的神往之地，在希腊，历史与现实交汇，使我的灵魂碰撞激荡……

希腊——辉煌神秘的古文明

古老的雅典城（Athens）在女神雅典娜（Athena）的守护之下，伫立在巴尔干半岛长达三千多年，自古便是雅典的心脏。若不对希腊悠远辉煌的历史有所了解，直接去游客云集的热门景点的话，实在是到此一游的拍照打卡式旅游，可以说是全无意义。所以初到雅典，我便先行到了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雅典城的万年历史都在此展露无遗。从一万年前的希腊地区的原始文明开始，在粗陋的陶器和原始工具的漫长演变中，雅典历经了整个新石

器时代。随后，以希腊为中心的爱琴海地区在经历了土与火的酝酿后，伟大的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喷薄而出。博物馆一楼左侧的大厅中，就展示了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阿瑟·埃文斯在希腊发现的克诺索斯宫殿遗址，便是传说中米诺斯王朝（克里特文明）真实存在的印记。这个伟大的王朝当时主要从事海上贸易，拥有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和贸易，但是他们最终覆灭消失，留下至今未解的历史之谜。不过，近些年的考古证据表明附近的锡拉岛（即圣托里尼岛）上突然爆发的火山可能是导



致米诺斯文明一举消失的主要原因。顺着展厅的顺序步入一楼中心展厅，数十个展柜中金灿灿的迈锡尼文明遗物映入眼帘，令人叹为观止！其中包括最负盛名的国王金面具——阿伽门农面具，正静静接受着游客们的赞叹和感慨。原来，依然是十九世纪末的考古发现，让《荷马史诗》中被称作“遍地是黄金”的迈锡尼文明重见天日，也使得他们雕刻在泥板上的古老线性文字得以释读。然而，迈锡尼文明依然谜一般地走向灭亡，在经历了将近400多年的黑暗混乱时代后，这里孕育出了最伟大最为人们熟知的古希腊文明。

多么令人神往的古希腊！诗人

荷马、欧里庇得斯和萨福曾经为她吟诵诗篇；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为她书写历史；阿基米德和欧几里得在爱琴海的沙滩上描绘几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在雅典学院讨论思辨；梭伦、伯里克利和亚历山大大帝在此改革兴政……这里是民主思想的肇始，是西方哲学的奠基。在雅典最辉煌的伯里克利时代，培育出了民主的力量和思想的百花齐放，也铸造了雅典卫城里伫立至今的大多数建筑 and 神庙。当然了，这些历史你都可以在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中寻得印记，只需要一颗虔诚的心和一段安静的时光。

雅典——诸神之城的过去与现在

5月的雅典已然是骄阳当空，游人如织。第二天早上天刚亮，我便迫不及待地来到卫城的入口，远远看见卫城在山巅伫立的景象，我满是兴奋和期待。入口右边就是希罗德·阿提库斯剧场，三层楼半圆型的露天剧场，自从公元161年建成以来，这座世界上最古老的剧场中曾经上演过无数经典的剧目，至今仍有雅典音乐节上演。拾级而上便是卫城的山门，这里是绵延数十里的泛雅典娜大道的终点。自古以来雅典每年都会举行盛大的节日来纪念女神对雅典城的庇佑——游行、献祭、体育竞技和音乐比



赛，堪比奥林匹克竞技，而盛大的泛雅典娜节就从这开始。

从卫城脚下就可以远远看到处在卫城最高点的磅礴的帕特农神庙了，如今身临其境更是被它的巍峨霸气所折服。其实历经两千多年的历史，如今神庙大多破败坍塌，唯有存留的廊柱彰显着昔日的辉煌。神庙有46根多立克柱环绕，整体建筑结构一直以来都奉为经典，门上的雕塑讲述了雅典娜从宙斯头颅中诞生的故事和雅典娜与海王波塞冬争夺雅典命名权的神话。如今我们无法进入神庙去细细观摩这伟大的建筑和雕刻其上的艺术作品，但是每一个到过雅典的人都无疑会被他的大气磅礴和厚

重的历史感所震撼！

卫城北侧与帕特农神庙并肩的是厄瑞克忒翁神庙，其中供奉的神祇中也包含了海王波塞冬，说明其虽然与雅典娜争夺命名权失败，但是依然被古希腊人尊崇。卫城北侧的观景台上飘扬着希腊国旗，也可以一览雅典市景。此外，卫城内的古建筑还有酒神剧场、哈德良图书馆、古典集市，等等，虽然如今都如圆明园般废墟一片，但是仅存的基石和柱廊伴随着诗人的吟唱，依然在诉说着古希腊曾经的辉煌。下山后，我来到了卫城附近近年新建的卫城博物馆，这座博物馆是

希腊政府为了向英国讨要帕特农神庙的大理石雕塑而建，整个博物馆通体玻璃建成，展示了卫城的历史和故事，非常现代化。从透明的博物馆中，远远可以望见山上的卫城拔地而起，帕特农神庙坚挺屹立，让人感慨万千，流连忘返。

参观完卫城后，我返回宪法广场观看了“全世界最可爱的”士兵换岗仪式，士兵身着传统军礼服：白色的贴身裤子，带有黑色绒球的皮鞋、坠着流苏的外套和帽子，步伐缓慢又相当复杂，使得换岗仪式显得庄重，却又透着诙谐搞笑的氛围。大半天的参观已经让我十分疲倦，虽然精神依然是振奋和期待的，所以我坐在广场上享受了希腊酸奶冰激凌和换岗仪式带来的片刻惬意舒适。稍作休息后已是下午时分，我来到狼山脚下，坐缆车上到这个雅典城的最高点，寻找了一个完美的角度来观看雅典城的日落。静等太阳徐徐落下，整座白色的城市笼罩在淡淡的金色光芒中，没有了白天的燥热和喧嚣，夕阳下的雅典在落日的余晖中更添了几分圣洁与宁静。

雅典卫城建于古希腊文明最鼎盛时期，此后开始便一步步步入衰落的历史大潮中再无回旋的余地了。公元前323年，在亚历山大大帝去世100多年后，希腊被纳入罗马的版图。至中世纪时，希腊又先后被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征服统治，直到近代。若有兴趣，可

以在雅典市内的拜占庭和基督教博物馆中寻觅希腊在这一时期的印记。希腊曾历经繁盛一时的伟大文明，也曾被无数次攻掠和占领，几十年前二战的硝烟之下，雅典卫城也未能幸免于难。如今，当我行走在雅典的街头，游人如织热闹之余更是无法修饰的混乱和萧条。政府的管理不当和严重的经济危机，使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片混乱不堪之中。在雅典市中心的街头行走，触目可及满地垃圾和在地上啄面包的鸽子，而走过一条脏乱的泥泞小路之后，我居然计划之外地邂逅了柏拉图学院遗址和纪念馆。纪念馆身处破败的建筑群和脏乱的环境之中，柏拉图广场上他的雕像孤独地伫立着，真是难以想象这里竟是曾经无数智者畅想畅谈并诞生了Academy的地方！我的内心激荡着惊讶与震撼，在广场边的一家本地餐馆入座，想在这个伟大的地方安静地多待一会儿。老板非常热情好客，我在此品尝了希腊烤羊腿，还收到了老板赠送的希腊酸奶。在我准备离开时，年轻的老板向我献出了一个贴面礼——就如其他热情奔放的希腊人一样，他的胡子有点扎痛我，但是他的热情和笑容，以及身后柏拉图广场的模样，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忘却。

圣托里尼和扎金索斯—— 人间有胜景

结束了在雅典头脑风暴般的震撼，我来到了圣托里尼岛，这个以蔚蓝的大海、海边浪漫纯洁的白色小镇和伫立其中的蓝顶教堂而出名的旅游胜地。但是一下飞机，映入眼帘的却是满目的荒芜——裸露的地面和干枯的大地，无法想象这个地方竟然有明信片上那般美丽的景致，希腊真是令人惊异！这座爱琴海上的岛屿群曾经也叫“锡拉岛”，3600多年前的一场火山爆发可能导致了克里特岛米诺斯文明的灭亡，但也塑成了这座岛新月形的形状和彩色的沙滩，也使这里变得贫瘠，几乎寸草不生。听说圣托里尼的伊亚小镇有着全世界最美的日落，午后，我便顶着烈日来到了伊亚，这个位于新月形最西北点的小镇。不同于其他地方的荒芜，这里人潮涌动充斥着一种热情的气息。整个小镇建在海边300多米高的悬崖上，所有的建筑物几乎都是纯白色的洞穴式房屋，唯有教堂是蓝色的穹隆顶。逛累了之后，在悬崖边的酒吧中挑一个视线好的位置，点一瓶当地特产的donkey beer，静静地等待落日，看着太阳一点点地落入海平面之下，海面披上了淡淡的金色，此时所有人鼓掌欢呼，赞美感谢这个



宁静完美的落日。

费拉小镇也是美得不可思议、让人窒息，圣托里尼的城市名片就拍摄于此。小镇坐落在新月形岛屿的腹部核心位置，沿着悬崖边的小路拾级而上，不仅可以欣赏小镇的美景，还可以远远看见对面的卡梅尼火山岛，如果多走一段距离，差不多可以180度地欣赏到卡梅尼岛漂亮的弧线和圣托里尼蜿蜒绵长的海岸线。在小镇内一路走来，天空湛蓝，大海蔚蓝，海天相接的地方是柔和的淡蓝，如此的蓝色收入眼中，才明白“圣托里尼是一个上帝打翻了蓝色的颜料瓶的地方”这句话是多么贴切的形容，真是难以用语言描绘的美丽的蓝色！午后，我来到黑沙滩晒太阳，由于火山爆发的原因，圣托里尼岛特有黑色、红色和白色的沙滩，黑沙滩不同于一般的白色沙滩，沙质粗糙非常特别，游客在这里游泳玩耍，沐浴在



轻松的度假氛围中。此时已经被圣托里尼的美丽震撼，对他的第一印象也消失的无影无踪，圣托里尼蓝白色的美和浪漫久久萦绕在心头。

还没有看够海岛上的美丽风光，我一路坐船再乘坐大巴车，经过美丽的沿海高速公路返回雅典，然后再次飞向希腊西部伊爱奥尼亚海的扎金索斯岛。扎金索斯比圣托里尼要大得多，岛上除了旅游业，还有葡萄、橄榄等种植业，所以不是那般的荒芜，反而充满了生活气息，如同一个偏远的小村镇。由于岛上交通不便，我便只能选择跟旅行社乘船出行，环岛一圈欣赏沿途的风景。早上从Zakynthos港口北上，沿途的海岸线上遍布大大小小的岩洞，而岩洞附近的海水比其他区域显得格外清冽，很难形容的清澈蔚蓝，在几个区域可以看到大大的海龟，非常漂亮。但是我运气不佳，当天是阴雨天气，一

直淅淅沥沥下着雨，天空也是灰蒙蒙的，但是即便如此，岩洞的海水还是相当当地深沉漂亮。而行至沉船湾，所见又是完全不一样的蓝色！白色的沙滩岩石被淡蓝色的清澈海水拍打着，沙滩上搁浅了一艘生锈破败的走私船，反而给这片美丽的海湾带来了历史的沧桑感，而这个景点也因为热门韩剧《太阳的后裔》中经典片段的取景地而名声大噪。我们下船去沙滩上游玩，沉船上满是游客用鹅卵石刻下的字，游人游泳嬉闹拍照，都想把这幅美景带回去，然而我知道这美景定会在心中永驻。当正在沙滩上戏水漫步时，突然下起了急风骤雨，我淋了一身湿，不过也算是这次旅途的别样体验吧。雨中的扎金索斯都美如斯，不知道晴天之下会绽放出多么迷人的身姿。

一个多星期的行程结束，我再从雅典返回德国，虽然看足了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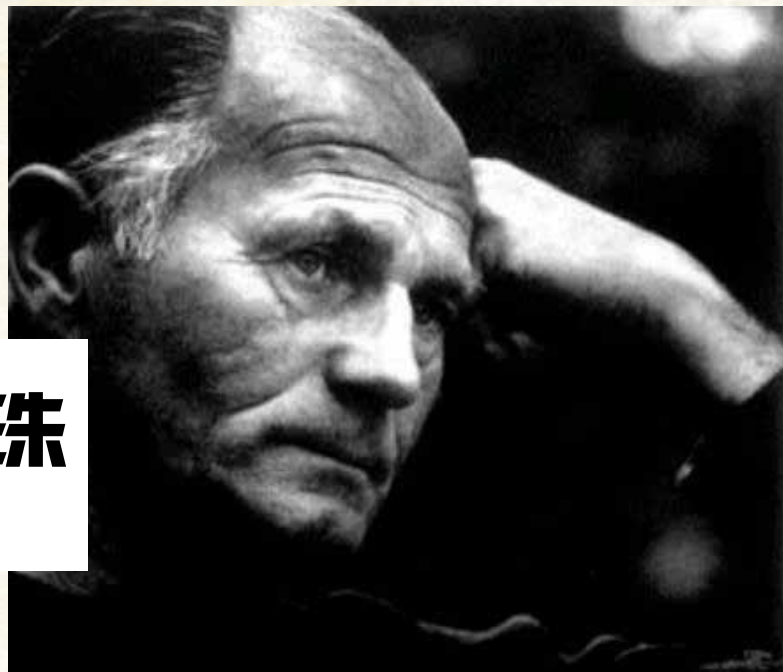
景，也着实被希腊不便捷的交通和不合理的旅游路线折腾得筋疲力尽。但我的脑海中依然满是雅典娜和波塞冬的战争，是迈锡尼文明的辉煌富饶，是圣托里尼的浪漫，是扎金索斯的蓝色……我想象自己在雅典的街头邂逅柏拉图，与他聊起希腊，聊他辉煌的历史与破败的现实、无尽的美景与荒芜、人民的热情和悲观的国家命运，聊着这个让人震撼又感动涕零的伟大国度。这里有神话、有历史、有欧洲文明的肇始，有民主、有哲学、有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和文明，有火山岩石的贫瘠荒芜中滋生出的梦幻蓝色，有破败村镇中触目可及的人间胜景。在希腊，我看到历史和现实汇聚成真实——大概就是诸神散落人间、接近天堂也能看见地狱的模样吧。📷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摄影/马姣）

熠熠闪光的珍珠

——读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

文 | 陈典



“我为写这本书而活着，并为写它而推迟了死亡”。

捷克作家赫拉巴尔是上世纪捷克先锋派作家最重要的代表，他以其卓异的文学成就、别样的文学体裁被称捷克文学的“三驾马车”之一（另外为哈维尔和昆德拉）和“捷克文学的感伤之王”。其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和戏剧，并获柏林电影节金奖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获得国际奖项达三十多个。尽管赫拉巴尔在中国的名气不如米兰·昆德拉那么响亮，然而他的独特气质和思想深度，较之他那名头大得多的同胞更胜一筹。

赫拉巴尔出身于捷克中上层社会，其继父是一个啤酒厂的老板，母亲则是热爱艺术的上流妇女。二战后，赫拉巴尔获得法律博士学位，他本可过上优裕的生活，却选择了一种贫民的生存模式。当赫拉巴尔为谋生与命运周旋的时候，他的职业经验同时充实着自己的写作。从法学博士转行为公证员，铁路工人，火

车站巡查员，保险代理员，旅行社职员，钢厂工人，废纸打包工，道具工和临时演员，这些经历无疑都促使他去关注活跃在底层的普罗大众。他从事的环境中有取之不尽的人文资源和有趣的人生，这些职业流进心田的千百种意象和感受，使他的幻想恣意驰骋。丰富的

生活阅历为他提供了丰饶的素材，他沉浸于积极的写作里，独享“这伟大的喧嚣中的孤寂”。赫拉巴尔在《我是谁》里说，“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生活、生活、生活，观察人们的生活，参与无论哪样的生活，不惜任何代价。”他像海绵一般贪婪地汲取生活的养料，然后再写作。他的生活，就是写作，写作则是他生

活的延伸。

赫拉巴尔描写身边工人等名不见经传的人，写他们人性的各种切面。“他们使我感动，使我激动，因为他们比我更美、更有力量。”他的一生都同这些人在一起，同情他们，爱着他们，把自己与他们等同，发掘他们心灵深处的美。他收集来自他们成千上万的语言精华及故事，创造出一群平凡而又奇特、光芒四射的人物形象。他用充满诗意的和善意的眼睛去透视灰暗的日常生活，撷取亮光。赫拉巴尔的作品带有自哈谢克以来捷克文学诙谐幽默的特质，他也被誉为“最有捷克味”的捷克作家。

《过于喧嚣的孤独》，是赫拉巴尔长期酝酿的作品，曾经三易其稿，而这三易其稿也开创了世界文学史的一个奇特例子：三次写作，三次不同的文体，从诗歌、口语化散文到最终的典雅抒情。正是这种惨淡经营，造就了这篇看似轻盈实则无比沉重的作品，可以说这是赫拉巴尔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小说结构奇巧，采用长句，全书八章，每章不分段，一个章节即一自然段。这种手法极适合独白的叙述，舒缓悠长。作者使用抒情优美的书面语，犹如一部“忧伤的叙事曲”，诗般的语言潺潺流淌，文字从容、松弛、自然，展示了“汉嘉”诡异、抒情的一生：一种以殉教般的热情无视灾厄、无视逆境、无视重荷，心智永如鸽子般飞翔的一生。故事中人物的思想情绪、生活状态，如飞溅的碎片、分叉的溪流，于独白的叙事形式下重叠、交错、会聚。在缓缓节奏中，读者的阅读与

一个独特打包工的生活和心灵裹挟在一起。

主人公汉嘉是做了35年的废品回收站老打包工，一生穷困而孤独，在那潮湿阴冷耗子穿梭的地下室从事他热爱的工作：用水压机处理废纸。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废纸，而是二战前

后荒谬年代里被下令销毁的一批批精美书籍。在经年累月的工作中，他觉得自己“身上蹭满了文字，俨然成了一本百科辞典”。

35年来他带回家两吨重的书，这些书是他“在废纸堆里发现的”，他沉浸于阅读享受，“在我心里有一盏小小的羯磨灯，瓦斯冷却器中的小火苗，一盏永恒的小油灯，每天我把思想的油注入这盏灯，是我劳动时不由自主地从书籍中，就是我装在皮包里带回家去的书籍中读到的思想。”由此，汉嘉让自己脱离了地下室乃至整个捷克的世俗社会，进入了审美领域。对人类文明的珍惜，使他有了新的一种表现方式：他每打一个废纸包便放入一本名著，而后会用大师们画作的复制品裹上……他定时为教会图书馆和美学教授免费赠送好书，更会为了普鲁士王家图书馆精美藏书因成为战利品而装上火车运走却没人不在乎而伤心落魄。

被“稠密的思想”包围，他愉快又充实。在工作的地下室，他回忆着逝去岁月有关爱和悲凉的片断：母亲的骨灰、舅舅腐烂的尸首；总是因沾染粪便而备受歧视和嘲笑的姑娘曼倩卡；只需要升起炉火做一锅土豆炖马肉香肠、偶尔也想放放风筝的无名姑娘后来死于集中营；辛苦生活的茨冈女人，坚信会有漂亮的照片给她们……他内心找到的力量使他在经历了“过于喧嚣的孤独中看到的一切，身体和灵魂所感受的一切”后，“觉得自己在变得美好起来”。



赫拉巴尔在《我是谁》里说，“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生活、生活、生活，观察人们的生活，参与无论哪样的生活，不惜任何代价。”

但庞大的工业社会来临了，流水线作业开始，汉嘉眼里、心里的快乐与富足，并藉此作为生存唯一强大心理后盾的支持力终因时代和环境而遭摧毁。他的位置和工作方式被年轻人与新型打包机器所取代。他被迫离开了岗位。

小说的结尾，正是小说的高潮。汉嘉用打包机将自己与那些伟大的书一起打进了废纸包里，“我仿佛注定要在自己制造的刑具上认识最后的真理，压板像一把儿童折刀在朝我阖拢……”他抵达了自己的天堂。这正应和了犹太教法典中词句“我们有如橄榄，唯有被粉碎时，才释放出我们的精华”。汉嘉用生命作出了面对非人性和毁坏文明行为的抗议。

他没有哀叹命运的不济、社会的不公，可目睹人类文明精华、世界文化巨人的著作横遭摧残时感受到撕心裂肺的痛惜与愤懑。我们惊讶一个打包工怎会忧患着人类文化，读着与工作无关的典籍。这种惊讶已然包含着偏见，一个人的丰富和高贵并不取决于他的学历、地位、职业。这个打包工散发着作为真正的人的智慧光泽，虽然地下室依然阴暗，这个世界依旧喧嚣，大机器已开到了门口，可他身上的光芒，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黯淡。我们尊崇卑微的老打包工汉嘉有着珍珠般璀璨的心灵世界：无论世道如何，他始终坚信着人类文明的精华，皈依于斑斓丰美的精神生活。

汉嘉的“孤独”之所以“过于喧嚣”，其一在于他内在的孤独空间思维热烈交织碰撞，这力量反复响亮犹如一场永不停息的喧嚣；其二，他的生活不断受到无情不仁的外在秩序和制度的干扰，他置身在无

可避免的喧嚣中。旧书象征着消逝的“旧时代”，旧书被报废回收，新型压缩机取代旧打包机器，暗喻着世代递移及科技更替导致的文明变迁、价值扭转，不乏带有遗弃与背叛的意味。而汉嘉“在上面”的主任、穿着笔挺制服操作庞大崭新机器的年轻工人，虽被明朗的阳光照耀，有快速的工作效率，可对生命、知识和美感冷漠无知。当整个世界踏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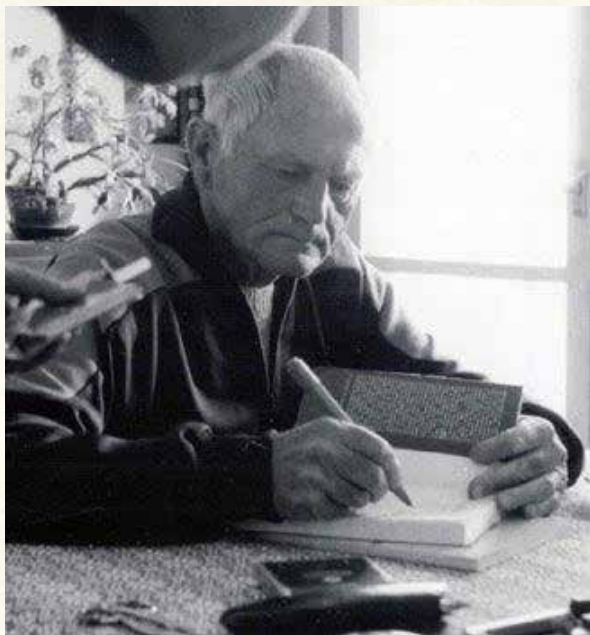
所谓进步美好的步伐向前时，人群对周遭存在的细微感动却越不屑、麻木不仁。

从另一角度看，拥有厚重灵魂的汉嘉，无力对抗“天道”，被看成垃圾废物遭抛弃，任听命运发落。这“天道”，是不断变化和斗争中的世界，是残酷的现实。这“天道”碾碎了他苦心经营的小世界，“天道”不仁，其结果是没有任何怜悯与同情的死亡。像汉嘉般小人物的生或死，在时代变迁下竟是不着一丝痕迹，不发一丝声音。这蝼蚁般死亡的背后，有着多么令人悚然心惊的力量。

小说几乎没有情节，即使有，也只是“条条河流归大海”，用来反复加强、充实、丰富这一作品的中心主题。废纸打包工的独白强有力表达出对那些摧残、践踏甚至毁灭人类文化的愚昧行径的无比愤恨与血泪般的控诉，但这打包工并不是握拳捶胸地大喊大叫，而是把它当做“Love story”平静地叙述出来。在实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并拢双肘，自己走到警察面前，请求给他戴上手铐。几年之后他却又不再为此伤心落泪，微笑地望着那些精美图书一公斤一克朗地被载运到国外去换外汇，他“开始懂得目睹破坏和



它大概是我最好的一本书，与我过去所写的全部作品相比，这本书的空间整个地大了一轮




不幸的景象有多么美”，这种布拉格式的反话嘲讽和黑色幽默把整个作品浸了个透，让人对作品的主题思想印象更加深刻、强烈。

《过于喧嚣的孤独》这部灵魂叙事小说，不仅拥有文学意义上的精神高度，其哲学意义也颇富深度。在小说开首，引用了歌德诗句“唯独太阳有权利身上带着斑点”，阅读者一开篇即感受到赫拉巴尔文字的深邃和温煦，它包含了希望、美和心灵的涨满。作者多次引用经典，浸透了哲学大师和“天地不仁、圣人”等中国老子思想。在主角独白中糅合人物故事、细节，解说哲理、思考问题，实则也是赫拉巴尔把自己推崇的文学家、哲学家以及人类文明的思想精华都倾注在了主人公汉嘉的自言自语中。这再次印证“汉嘉”和当过打包工的赫拉巴尔是部分重叠的。小说中艺术与哲思、笔墨与意境、现实与象征等多重元素并存，构成了整部小说的内在张力。

赫拉巴尔将他深沉的思考、无限的爱和全部的

忧郁、惆怅都放进了这部作品里。“这部作品是真正的汉嘉对我所说的以及我所思考的乃至我从世界文学和艺术中所得知的一个组合。这部作品是一种类似流畅的一呼一吸，是一部布拉格风范的作品。也许因此我便从易北河平原跑到了大都市，以便通过我灵感的钻石孔眼说出我必须大胆说出的事情。”

对这部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作品，作者给予高度评价自我评价：“它大概是我最好的一本书，与我过去所写的全部作品相比，这本书的空间整个地大了一轮”，它是“一部现今时间写的不受时间限制的题材交织在一起的作品”，“是一个类似久远的过去的与活生生的现在的虚构的博物馆”。

（作者系国科大人文学院博士生）

简介

Introduction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Bohumil Hrabal, 1914-1997)，捷克作家。

1914年3月28日，赫拉巴尔生于奥匈帝国布尔诺附近的日德尼采，曾获得法律博士学位，但并未从事过与法律有关的工作。1962年起，年近半百的赫拉巴尔才开始较有系统地创作，其主要作品有《底层的珍珠》《巴比代尔》《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和《过于喧嚣的孤独》等。

2018
CONTENTS
2018年总目录



卷首语

- 1-01 春草
- 2-01 奔赴好时光
- 3-01 望海潮
- 4-01 开始了真好
- 5-01 关于十月的第四十个瞬间
- 6-01 将欲晓

特稿

- 2-04 对话国科大“教务总长”郭正堂：
教学改革怎么改？
- 3-12 赵亚溥：为培养杰出科学家而来
- 3-16 本科教学：从“填鸭式”到“研讨式”
- 3-20 离自然科学最近的“人文与艺术”
- 3-24 科研预告片
——国科大本科生暑期科研实践侧记

- 4-04 此刻就是最好的时机
——2018年国科大开学典礼侧记
- 5-12 国科大40年芳华
- 5-18 校训诞生的背后
- 5-22 在科教融合的道路上前行
——访“李佩教师奉献奖”教学名师余金中教授
- 5-29 见“大”知“微”——再回雁栖
- 5-31 四十年，这所大学凭什么？
- 5-33 国科大首届本科毕业生 我们相约下一个四十年
- 5-38 四十年回首 我心依旧

封面人物

- 1-04 张丽萍的“一诺三责”
- 2-10 沈俊：从“打杂小妹”到“青年女科学家”
- 3-04 张杰“三把火”点燃国科大激情
为早日实现一流大学梦



- 4-10 张慧贤 人不能用标签定义
5-04 能接住馅饼的人——访古生物学家周忠和
6-04 孙应飞 一次持续22年的随机事件

人物专访

- 4-16 苏湛：“上课是教师的节日”

名牌教师

- 2-16 冯琦：科研立身 教学相承

“三八”特稿

- 1-10 赵红：莫忘温柔 不疾不徐
1-18 钟良玮：一生对“酶”情有独钟
1-22 王海燕：一位有“腔调”的导师
1-27 成为女科学家有多难？
1-31 时光不再老去——写给妈妈

我的2018

- 6-10 “材料”是怎样炼成的
6-16 学术生涯的生与死
我的2018年感悟
6-22 请回答2018
6-28 岁末是谁的岁末
6-33 2018没有故事

明星课堂

- 1-34 董昭老师讲数分
2-26 子明老师和他的语录课堂
3-36 杜朋：别把自己当老师
4-25 热学课传说——林晓
4-27 “翻转课堂”：这门英语课不一般

- 5-44 武成岗老师讲c语言

亮点采撷

- 2-19 国科大首届本科毕业生去哪儿了？
3-31 “一场诊断式评估”
4-19 风雨云滇家访记
5-46 “云中”课堂：当先进技术与课堂教学相遇

科研与实践

- 1-41 我与南海的45天

校园博客

- 1-45 该不该开设通宵教室？
2-30 谁能抵挡师生恋
3-30 玩手机是浪费生命
4-46 加油向未来与萨根效应
5-49 为何“取消文理分科”
6-38 科普的误区

校园时评

- 1-46 看女人看女人戏
2-28 芯可断 心不可断
3-28 没法被嫉妒的年轻人
5-50 “锦鲤”效应

明星社团

- 1-36 “三连冠”诞生记——走进国科大排球队
2-34 大手拉小手
——国科大公管学院学生党支部支教纪实
3-45 律动青春 绽放精彩
——国科大本科学子社团文化节侧记



4-31 研究生与小学生的“每周一课”
——武汉教育基地小洪山青协科普支教纪实

6-39 做一个眼睛有光的人

校园微博

3-44 出航

4-34 我为什么当老师?

6-44 两京散记

心灵驿站

1-48 我只配得上蒋干袁绍

2-40 读研期间该不该恋爱

3-48 以《行为决策》口吻写三行情书

3-49 用摄影作品图示《行为决策》的有趣研究

6-46 失忆

玉泉轶事

6-48 玉泉风物 银杏与灵福寺的故事

留学生活

1-58 A&M 变革性体验式学习

3-40 西澳, 精彩每一天

5-51 瑞典访学初记

6-52 人间的希腊

大家书斋

1-50 萧红: 寂寂花飘红雨

2-50 渊然余味在字中——说《知堂谈吃》

3-53 染得人间草木香——读汪曾祺散文

4-47 “自出手眼开天地”——略谈张岱的小品文

5-54 孤绝纯净 清冷瑰丽——周梦蝶其人其诗

6-58 熠熠闪光的珍珠

——读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

影视评论

1-54 《隐藏人物》: 绽放于平庸之恶里的花朵

4-51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人性”和“美”的博弈

在路上

2-56 黑土地旅歌

3-57 梦到中原

4-56 一个人, 看这万世芳华

5-57 重逢, 不分西东

征文比赛

2-31 没有故事的女同学回家了

社会调查

2-45 江淮乡村图景笔记

文化创意

3-38 果壳创意季·获奖作品展

择业就业

2-54 人啊, 认识你自己

3-50 兴趣为先, 梦想相伴: 物理学博士的创业心路

雁栖这一年

4-36 我们寝的那些事儿

4-39 我在雁栖上“大五”

科研与实践

4-43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中巴首次印度洋联合科考侧记

我叫阮伟南
经管学院硕士生
国科大记者团摄影部部长



作为记者团的摄影记者
记录第一次团代会的庄严与隆重



少一些功利主义的追求,多一些
不为什么的坚持,我在学校健身房
继续坚持着



这是我们学院第一次敬老院
活动结束后
老人们亲切地邀请我们品尝
自家种植的柿子

我的
2018



参加国科大官微的
创意涂鸦墙的拍摄活动



与摄影协会中向往星空的伙
伴驱车400公里前往冬季的
乌兰布统坝上草原拍摄双子
座流星雨

